職官分紀

二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侍讀臣孫球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職官分紀卷十五

宋 孫逢吉 撰

翰林學士院

唐韋執誼翰林故事翰林院者在右銀臺門内麟德殿西重廊之後葢天下以藝能伎術見召者之所處也學士院者開元二十六年之所置在翰林院之南别戶向東考視前代即無舊名貞觀中秘書監虞世南等一十

文淵閣寶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書

八人或奉府故寮或當時才彦皆以弘文館學士會於禁中內參謀猷延引講習出侍輿輦入陪宴私十數年間多至公輔當時號為十八學士其後永徽中黄門侍郎顧琮復有麗正之稱開元初中書令張説等又有集賢之目皆用討論親侍一無親侍二字未有典司玄宗以四隩大同萬樞委積詔勑文誥悉由中書或慮當劇而不周務速而將一作時字滯宜有偏掌列一官中承導邇言以通密命由是始選朝官有詞藝學識者當入居翰林供奉

別旨於是中書舍人呂向諫議大夫尹愔首充焉雖有
密近之殊然亦未定名制至於書勅猶或分在集賢
時中書舍人張九齡中書侍郎徐安貞等迭居其職皆
被恩遇至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由是遂
別建學士院俾專内命於是太常少卿張垍起居舍人
劉光謙等首居之而集賢所掌於此悉罷自後給事中
張淑中書舍人張漸竇華等相繼而入焉其外又有韓
翃閻伯璵孟匡朝陳兼蔣鎮李白等在舊翰林院中但

假其名並無所職至德以後軍國務殷其入直者並以文詞共掌詔勑自此北翰林院始兼學士之名其後又置東翰林院於金鑾殿之西隨上所在而遷取其便近大學士者或一二人或三四人或五六人出於所命葢無定數亦有鴻生碩學經術優長訪古質疑主之所禮者頗列其中崇儒也初自德宗建置以來秩序未立庭覲之際各趨本列暨貞元冬始有別勑令朝服班序一本作班列明預與諸司官知制誥例同一本作同列故事中書用黃

白二麻爲綸命重輕之辨近者所出獨得用黄麻其白麻皆在北院自非國之重事拜授將相德音赦宥則不得由於斯稽夫發揮大猷藻飾上命隻簡片削可以動乎人神風行四方萬里如覩非制誥之謂歟蓋人君深拱端黙於穆清之中茫茫九區視聽不及雖堯德舜智湯明禹哲不能庭策以朝告不能家閲以户臻必欲忘典謨掩訓誓陰諭於天下密符於胷襟鴻荒以還所蔑聞也故議定於内而事修於外言發於上而旨敷於下

徵乎斯文百度闕矣況北院之置尤為切近左接寢殿右瞻彤樓晨趨瑣闥夕宿嚴衛密之至也騄驥得御廐之駿出入有内司之導豐饍潔膳取給大官衾裯服御資於中庫恩之厚也備待顧問辯疑釋非典持縑牘受遣羣務一得一失動為臧否職之重也非夫恪謹而有立秉貞而通理俾乂樞要簡乎宸心言不及温樹之名慎不遺轅馬之數處其職者不亦難乎至於强學修詞刀筆應用或久洽通儒之望或驟升文墨之科雖必有

之乃餘事也自立此院以還五紀於茲連飛繼鳴數逾三十而屋壁之間寂無其文遺草間存於折編求名時得於舊老温故之義於斯闕如羣公以執誼入院之時最（原缺十一字）遺補亡敢有多讓其先後歲月訪而未詳獨以官秩名氏之次述為故事庶後至者編紀有倫貞元二年冬十月紀

李肇翰林志故事駕在大内則於明福門内置院駕在興慶宮則於金明門内置院今在右銀臺門之北第一

門東向牓曰翰林之門其制高大重複四扇（一本無四扇字）號為朝門入門直西為學士院即開元二十六年之所置也引鈴於外雖宣事不敢入（雖宣事不敢入一本作惟宣事入）其北為翰林院又北為少陽院東臺三殿（東臺三殿一作東屋三院）西廂之結麟樓南西并禁軍營署有高品使二人知院事每日曉暮（曉暮一只作一晚字）執事於思政殿退而傳青小使衣綠黃青者（元無青字）逮至十人更畨守曹南廳五間本學士駙馬都尉張垍飾為公主之堂今東二間前架高品使居之

中架為藏書南庫西三間前二架洞豁設榻為受旨封
印書詔二時會食之所西壁列制敕條例名數其中使
置博局一印櫃中間為北一戶架東西各二間學士居
之出北門横屋六間一間一無一間二字當北廳通廊東西二
間為藏書北庫其二庫書各有録約八千卷小使主之
西三間書官居之號曰待詔一本作待制北廳五間東一間
是承旨閣子次一間相傳有惡物不居次二間為西閣
子並學士雜處之題記名氏存於壁者自呂向始建中

之後年月遷受乃為詳悉南北二廳皆有懸鈴以呼召前庭之南橫屋七間小使居之分主參牘詔草紙筆之類又西而北為高品使之馬廄北為灶庫灶庫一作竇庫灶庫之北小板廊抵於北廳廳西舍之南一間待詔戴小平小一作少甞處其中死而復生因敬為南向之宇畫山水樹石號為畫堂次北二間貯遠歲詔草及制舉詞策又北曲回而東並待詔居之又東盡於東垣為典主堂待詔之職執筆硯以俟書寫多至五六員其選以能不以他

故未嘗用士人自王伾得志優給頗厚率三歲一轉官
有至四品登朝者虛廊曲壁多畫怪石松鶴北廳之西
南小樓王涯率人為之院内古槐松玉蘂花藥樹柿林
子一作木瓜菴羅植山桃李杏櫻桃紫薔薇辛夷竹蔔萄
冬青玫瑰淩霄牡丹山丹芍藥石竹紫花蕪菁青菊當
陛䖍葵萱草紫苑著藥學士至者皆雜植其間殆至繁
隘
楊鉅翰林舊規假宿例諸行尚書入三十五直左右丞

侍郎入四十直常侍諫議給事舍人入四十五直諸官知制誥入五十直如諫議知節四十五直太常少卿諸行郎中入五十五直起居侍御史諸行員外入六十直殿中補闕入六十五直拾遺監察太常博士入七十五直四赤令并諸雜入一百直　未昇一百二十直白身一百四十直

五代晉高祖天福五年詔翰林學士院於事並歸中書舍人至少帝開運元年勑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分為

兩制各置六員偶自近年權停內署況司詔命必在深
嚴將使從宜却仍舊貫宜復翰林學士院五年一本作六年
國朝蘇易簡續翰林志李肇翰林志載禁庭之事詳矣
至其引宋昌之言曰所言公則公言之所言私則王者
無私翰林制置任用非王者之私識者以爲知言自唐
氏之制駕在大內則於明福門內置院駕在興慶宮則
於金明門內置院德宗時移院於金鑾坡上迄咸鎬爲
墟以梁苑爲東都今二京學士院之制並在樞密宣徽

院之北盖表其深嚴宥密焉其學士立班常朝暨聖節行香幷大忌進名並隨樞密使坐次及行幸大宴在參知政事之後從北為首每三元張燈及賜酺上御乾元樓臨軒觀樂凭欄設次坐在上將軍之上郊祀籍田青城之內設幕次於殿門東偏別設穹廬穹廬一作毡宮以為寢所盖備密命焉元作盖邇丞相之次也

管編録至和三年詔學士院從下兩員常專一管勾編録國朝以來所撰制誥文字

鈴有聲申文炳續翰林故事唐李德裕鎮蜀時謂幕賓韋絢云翰林院有懸鈴以備夜直警急文書出入皆引之以代

傳呼也長慶中予為學士時河北用兵一夜鈴有聲如人引其索者使視之則無人後往往如此使人持棒潛視於下終無所覩而數數鳴動不已院中諸公私共怪其鳴時皆應用兵處耗聲則急緩亦如之魯莫之差衆咸異之元相詩云神撼引鈴索

復置鈴索

蘇耆次續翰林志有唐學士院深嚴非本院人不可遽入雖中使宣事及有文書必先動鈴索立於門外俟本院小判官出授授訖授院使院使授學士自五代以來其制久廢公因名對言之上可其奏自是院內復置鈴索

玉堂之署

先帝以玉署之設其來尚矣但虛傳其號而無正名乃於紅綃上御書飛白四字題曰玉堂之署以賜馬鈿軸晶瑩降從天上御香馥郁傳到人間遂捧歸私第以慶耀其親時祖母太夫人具命服焚香設拜而觀之喜歎之聲動乎隣里即命置於本院中擇日懸掛仍具扁鑰於玉堂之上自待詔院吏而下咸列賀於庭公曰自唐置學士來幾三百年今日方知

貴矣即日詔宰輔暨兩制詞臣就院設宴供帳之盛無如是時仍各賦長韻詩一章以紀其事其詩目曰禁林讌會集

賜飛白四字上建二書閣先是內院逼近禁闈地復狹窄前後書詔繁猝積於房廊多所損壞公乃於玉堂後廡建二書閣東西交映藻繪間飾自是文籍有所附焉閣之上下悉命江僧巨然畫烟嵐曉景以布之筆迹野逸效李成之作而又自成一家之妙

賜金印蘇易簡續翰林志晉開運中賜本院書詔金印一面

玉堂上日許正坐筆談學士院玉堂太宗皇帝曾親幸至今惟學士上日許正坐他日皆不敢獨坐故事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具衣冠據臺而坐今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

槐廳學士院第三廳學士閣子當前有一巨槐素號槐廳舊傳居此閣者多至入相學士爭槐廳至有抵徹前人行李而强據之者予為學士時目覩此事

勅設不用女優京師百官上日惟翰

林學士敕設用樂他雖宰相亦無此禮優取自開封府燕集陳和叔除學士時和叔知開封府遂不用女優學士院敕設不用女優自和叔始

翰林學士承旨　翰林學士

唐百官志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被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下至卜醫伎術之流皆直於別院以備燕見而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詔以草制然猶未有名

號乾封以後始名文士元萬頃范履氷等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北門學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説陸堅張九齡等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勑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為學士院專掌内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為内相又以為天子私人凡充其職者無定員自諸曹尚

書下至校書郎皆得與選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班次各以其官內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憲宗時又置學士承旨唐之學士弘文集賢分隸中書門下省而翰林學士獨兼所屬

李肇翰林志昔宋昌有言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夫翰林為樞機宥密之地其所慎者事之微也若制置任用則非王者之私漢制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於建禮門內臺給青綠白綾或以錦被帷帳毡

褥畫通中枕大官供食湯官供餅餌五熟果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建禮門内得神仙門神仙門内得明光殿神仙殿内得省中（内得省中一本作自門下省中書省）盖與今翰林之制略同而所掌輕也漢武帝時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臯之徒皆在左右是時朝廷多事中外論難大臣數詘亦其事也唐興太宗始於秦府開文學館擢房玄齡杜如晦等一十八人皆以本官兼學士給五品珍膳分為三番更直宿於閣下詩論賔興時

人號為登瀛洲貞觀初置弘文館學士聽朝之際引入
內殿講論文義商較時政或夜分而罷至玄宗朝置麗
正殿學士名儒大臣皆在其中後改為集仙一無集仙二字集
賢殿亦草書詔至翰林置學士集賢書詔乃罷初國朝
循梁陳故事有中書舍人六員專掌詔誥雖曰禁省猶
非密切故溫大雅魏徵李百藥岑文本褚遂良許敬宗
上官儀時召草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曰北門學士
劉懿之劉禕之周思茂元萬頃范履冰為之則天朝則

蘇味道韋承慶其後上官昭容獨掌其事睿宗朝則薛稷賈歷福崔湜玄宗朝初改爲翰林待詔張說陸堅張九齡徐安貞相繼爲之又改爲翰林供奉開元二十六年劉光謙張垍乃爲學士始別建學士院于翰林院之南又有韓紘（前作翃）閻伯璵（一本作輿）孟匡朝陳兼李白蔣鎮在舊翰林院雖有其名而不職其事至德之後翰林院始兼學士之名代宗初李泌爲學士而今壁記不列名氏蓋以不職事故也德宗雅尚文學注意是選乘輿每

幸學士院顧問錫賚無所不至御饌珍羞輟而賜之又嘗詔對於浴堂門移院於金鑾殿對御起草賦詩唱和或旬日不出吳通微兄弟同時擢用與陸贄爭恩甚於水火天下醜之貞元末寄任尤重時人謂之內相而上多疑忌動必拘防有守官十三考而不遷者故當時言內職者多榮滯相半及順宗不懌儲位未立王叔文起於非類竊學士之名內連牛美人李忠言外結奸黨取兵柄弄權天下震駭是時鄭絪為內庭之老首定大計

今上即位授綱中書侍郎平章事適與裴垍同直垍草
吉甫制而吉甫草武元衡制埀簾揮翰兩不相知及暮
吉甫有嘆惋之聲垍終不言書麻尾之後乃相慶賀禮
絶之敬生於座中黎明院内使學士送至銀臺門而相
府官吏候於門外禁署之盛未有也凡學士無定員皆
以他官充下至校書郎上至諸曹尚書皆得為之既入
與班行絶迹不拘本司不繫朝謁常參守官二周為滿
歲則遷知制誥一周歲為遷官則奏就本司判記上月

日北省官宰相送上南省官給舍丞郎送上興元元年勅翰林學士朝服班序宜准諸司官知制誥例凡初遷者中書門下名令右銀臺門候旨其日入院試制書批答共三道詩一首自張仲素後加賦一首試畢封進可者翌日受宣乃定事下中書門下於麟德殿候對本院賜宴營幕使宿設帳幄圖褥尚食使供珍饌酒坊使供美酒是為勅設序立拜恩訖然後（然後一作候字）就宴又賜衣一副絹三十疋飛龍司借馬一疋旬日又進舊文章一本（一本）

作旬日又進文一軸內庫給青綺錦被錦一作綿青綺無綿被綿元作錦一本無此五字青綺方褡青綾單帕漆通中枕銅鏡漆奩象篦大小銅胔椀胔一作觜象梳漆箱銅挲羅一本銅胔椀在此下紫絲履白布手巾衣架畫木牀一本作畫木牀無衣字爐爐一本作鑪銅二字案席氈裀之類畢備內諸司供膳飲之物主膳四人掌之又內園官一戶三人以供使令其所乘馬迎送於櫸仗門內橫門之西度支月給手力資四人人錢三千五百四品以上加一人每歲內賜春服物三十疋暑服物二十疋

寒服物三十疋綿十屯寒食節絹（絹一作料字）三十疋酒飴
杏酪粥屑肉餡清明新火二社蒸餅環餅端午衣一幅
金花銀器一事百索一軸青團銀竹大扇一柄角粽三
伏麨蜜重陽酒糖粉餻葉冬至歲酒兎野雞其餘時果
新茗水瓜新歷是為經制直日就院頒授下直就第賜
之凡內宴坐次於宰相坐居一品班之上别賜酒食珍
果與宰相同賜錦二十疋（錦一本作帛）金花銀器一事貞元
四年勅每晦日上巳重陽三節百寮宴樂翰林學士每

節賜錢一百緡其日奏出選勝遊會賜酒脯茶果明年
廢晦日置中和節宴樂如之非凶旱兵革則每歲為常
凡元正冬至不受朝俱進名奉賀大忌進名奉慰其
日尚食供素饌賜茶十串　凡郊廟大禮乘輿行幸皆
設幕次於御幄之側侍從親近人臣第二御含元殿丹
鳳樓則二人於宮中乘輿隨（隨一本作引）駕出殿門徐出就
班次　凡當直之法（法一作次）自給舍丞郎入者三直無僕
自起居侍御郎官入五直一僕自御史補闕拾遺入者

七直一㑘其餘雜入者十直一㑘新遷官一直服假各於准式之中一本作服假各於次之中減半著為别條例題于北廳之西閤一無别字廳一作壁凡交直俟内朝之退不過辰巳入者先之出者後之疎數視人之衆寡事之勞逸隨時之動靜凡節國忌授衣二分旬假之令不霑有不時而集併夜而宿者

五代職官志後唐明帝天成三年八月勅掌綸之任擢才以居或自初命而升或自顯秩而授蓋重厥職靡繫

其官雖事分皆同而行綴或異誠由往日未有定規議官位則上下不常論職次則後先為當宜行顯命以正近班今後翰林學士入院並以先後為定唯承旨一員出自朕意不計官資先後在學士之上仍編入翰林志其年十一月勑新除翰林學士張昭遠早踐綸闈久司史筆曾居憲府累陟貳卿今既擢在禁林所宜別宣班序其立位宜次崔梲晉天福五年詔曰六典云中書舎人掌侍奉進奏參議表章凡詔旨制勑璽書策命皆案

故事起草進畫既下則署而行之其禁有四一曰漏泄二曰稽緩三曰違失四曰忘誤所以重王命也古昔以來典實斯在爰從近代別創新名今運屬興王事從師古俾仍舊貫以耀前規其翰林學士院公事宜並歸中書舍人從宰相馮道之奏也自是舍人晝直者當中書制夜直者當内制至開運元年復詔曰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分為兩制各制六員偶自近年權停内署況司詔命必在深嚴將使從宜却仍舊貫宜復置學士院蓋

宰臣桑維翰秉政將戾於道故乃復焉自是班秩再有倫矣

周顯德五年詔翰林學士職係禁廷地居親近與班行而既異在朝請以宜殊起今後當直下直學士並宜令逐日起居其當直學士仍赴晚朝舊制翰林院學士與常參官五日一度起居時世宗欲令朝夕謁見訪以時事故有是詔已上三件并見蘇易簡續翰林志

蘇易簡續翰林志凡傔直之數上自諸將尚書三十五

直下至白身一百四十直必須圓融其直先五直舊學士一點次三直一點又次二直一點此三等隨日多少令其均匀永為定式晉開運中楊昭儉直綸閣酌其從來儤直之數等第除減條為定式申中書門下仍刻石在壁員外郎入舊八十直改為五十直郎中入舊六十直今改為四十直地官入舊一百直改為八十直自員外郎知制誥轉正郎仍舊知先六十直改為三十直正拜舍人舊四十直今為二十直自常侍諫議給事拜舍人舊四十直今為二十直應舊官再入約前任減半今附於此貴存舊章其內制儤直及吉凶疾病諸假則例具翰林舊規學士起復之制周朝以前未聞其例周世宗時故內翰王著今揆相李公昉俱遭內艱屬世宗北伐並起復隨駕書詔繁委之際即不遑

敘合㒓直與不㒓直迄皇朝端拱元年閏五月蘇易簡遭家艱奉詔抑奪遂與翰長以下商議依鳳閣壁記禮例同舊官再入約計前直減半是時㒓復直二十五直矣至皇朝令拱相李公獨直禁林奉旨令每雙日夜直隻日下直可以永為通式也四禁之中漏洩為最故草制之夕遲明必闔門之雙扉堂制學士坐於玉堂上止吏人之出入者候宣制訖方啓戸焉文翰之職優待之異者太祖英武聖文神德皇帝因置酒於紫雲樓下命兩制侍宴歡甚因命中書舍人來晨宜輟作一本内制起居今為通式仍各賜書千卷

以備檢閱　舊體每遊讌止學士得赴名暨皇上留心
儒術旌賞文翰時綸閣之士始名赴曲宴或令和御詩
舍人從遊宴自此始也厥後立春鏤飾銀彩旛勝之物
亦及之　其或觀稼於南薰門賞花於含芳園春晝嚴
蹕百司景從幸國西之金明池下雕輦登龍舟都人駕
肩百樂具舉憩瓊林苑由複道御層樓臨軒置酒以閱
繁盛兩制必侍從焉至上林春融千花萬卉妍麗冠絶
上必曲宴宰衡勲舊名兩制詞臣俯龍池垂金鉤舉觴

賦詩終日而罷上嘗謂宰執近臣曰詞臣實神仙之職也翊日凡所進詩悉以御毫屬和以賜焉雍熙三年十月敕曰兩制詞臣公朝精選典司綸誥親近冕旒宜於俸禄之間特示優異起今後兩制俸料並以見緡充上聽政之暇搜訪鍾王之迹以資閱翫焉御毫飛動神機妙思出其軌制乃名書學之有恪性者置於便殿躬自省閱仍授以筆法既覩其有成者錫以銀章象笏令入院充待詔者八人自是書詔四出寰海之内咸識禁中

之墨妙焉　舊體學士凡詔入院止賜白成釕都了反口

銀鞍勒馬暨今上即位優待特異金渡銀裝鞍勒馬對

衣荔枝金帶郊禮禮畢賜對衣牯犀帶金魚副之朝士自唐末久闕佩魚者迄今方復之　十月朔舊賜對衣紅錦袍上特以細花

熟錦袍代之淳元二年冬代以細花盤雕錦袍其制下丞相一等　自是遠方之珍

果天府之法釀龍鳳之茗蒴伏臘之餅餌以時而賜悉

加等焉　玉堂之東壁延袤數丈悉畫水以布之風濤

浩渺蓋擬瀛洲之象也待詔董羽之筆修篁皓鶴悉圖廊廡奇

花異木羅植軒砌每外喧已寂內務不至風傳禁漏月色滿庭真人世之仙境也　每學士拜命先閤門受制書於常朝殿門階上拜伏跪受訖於便殿對敭陳述寵用遭值之由謂之告謝上必從容賜坐錫以茶藥而退選日謝恩前一日待詔一人就宅宣名預於庭設裀褥堂設酒醴待詔稱有勅望皇居拜伏聽命其辭皆獎飾嚴召之意又舞蹈訖升堂飲饌以謝恩奏狀伏跪授之來日待詔迎於待漏院與新學士偕行引至閤門而退

閤門舍人始引入中謝賜對衣金帶金塗鞍勒馬（近例就院轉言惟承旨得賜分物勅設如初拜之禮餘不得比）入本院上事宣徽院告報勅設儀鸞宿陳帟幕大官備珍饌設上尊酒茗果畢至赴是設者止鳳閣舍人餘不得預坐（舊體禁中宴元無樂前代或有令伎藝人弄獼猴藏珠之戲者）玉堂之上惟上事受吏入賀禮始得正坐餘雖承旨亦須坐於東廂其副翰坐西廂餘依雙隻對坐居是職者人物之選亦已極矣儒墨之榮亦已至矣苟能節用以安貧杜門以省事探真如之旨養浩然之氣

來者瞻望其出處時君優假其顔色逍遥卒歳非神仙而何每上直一依舊制入者先之出者後之或會食日旰之後同列出院當其日直學士苟已褫巾笏則可紗帽靸履送至玉堂之簾下盖同列相恕其坦率也或禁直垂簾人静之際則有中使忽降持御詩宣令屬和則必尋拜謝狀後信宿方和進如聲韻奇險難以賡載者必拜章瀝懇陳述寡和之意優詔多免焉每錫賜謝恩奏狀必當直草或郊禋行慶制命填委必聚廳以分草

之其餘書詔辭祝頌刻之間雖繽紛而至必獨當之或數直有不草一詞者自可探賾徃詰研窮理體以備顧問焉

李肇翰林志曰九將相告身並用金花五色綾紙（唐乾寧二年李鋋自黔南節相授京兆尹兩次咨報中書用白綾紙）今親王將相告身並用金花五色色背綾紙皇后貴主用金花五色色背羅紙不帶使相者用金花五色白背綾紙觀察使及參知政事樞密副使簽署樞密院公事並五色綾紙無金花諸蕃

酋長蠻王鬼主宮告中書省草詞送學士院寫皆五色綾
白背紙皆新例也例一作制舊體樞密使未帶使相者不宣
麻至周太祖初潛歷是任乃宣制於公朝今之宣麻自
周太祖始也
蘇耆次續翰林志唐制學士每有除拜他職必納光院
錢以為公用自丞相而下各有等差五代以還其儀久
闕公振舉而復之國朝新制有殿前承旨頗甚繁雜及
公拜翰林承旨上以其稱呼不別又惡其與清貴混淆

詔改為三班奉職以避其稱也草麻潤筆自隋唐以來皆有之鄭譯隋文時自隆州刺史復國公爵令李德林作詔高熲戲之曰筆頭乾譯答曰出為方伯策杖而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近朝武臣移鎮及大僚除拜因循多不送遺先帝以公久在内庭慮經費有闕特定草麻例物朝謝日命閤門督之既得仍以書進呈自是無敢有闕者迄今以為定制

國朝淳化二年命翰林學士賈黄中蘇易簡同勾當差遣院李沆同判吏部流内銓學士領外司自此始也

至和元年翰林學士楊察為承旨知制誥召溱王洙並為翰林學士故事學士六員今洙為第七員蓋宰相過除也宰相一作相承

元祐官品令翰林學士承旨翰林學士正三品

翰林學士承旨

名見詢訪時事唐韋澳大中年為翰林學士承旨與同寮蕭寘深為宣帝所遇二人同直無不名見詢訪時事每有邦國刑政大事中使傳宣草詔澳心欲論諫即曰此一事須降御札方敢施行遲留至旦必論其可否帝多從之

居位在東第一閣元稹翰林學士承旨記曰舊制學士無得以承

吉為名者應對顧問參會班第旅次以官為上下憲宗以永貞元年即大位始命鄭絪為承旨學士位在諸學士上居東第一閣乘輿奉郊廟輒得乘廐馬自浴殿由內朝以從揭雞竿布大澤得升丹鳳之西南隅外賓客進見於麟德則止直禁中以俟凡大詔令大廢置丞相之密畫內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專受專對他人無得而參也

賜功臣

五代後唐同光中賜承旨學士盧質論思翊佐功臣旋授節制河中馮德王送之詩云視草北來唐學士擁旄西去漢將軍時人榮之

軋同列

周陶穀自以官居八座位至承旨且欲軋同列之官畀者乃起請令今後學士合班儀在諸行侍郎之下如官至丞郎者即在常侍之上官至尚書者依令班迄令以為准

獻續翰林志

國朝淳化二年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獻續翰林志二卷詔藏於史館仍賜御詩二章以寵之批云賜詩之意因卿進續翰林志美卿居清華之地也上又書玉堂之署四字

以賜易簡因謂宰相曰易簡就朕求此數字擬大言賦卿可名至中書授之他日為翰林中美事

淳化四年上草書宋玉大言賦賜蘇易簡易簡因肖宋玉作大言賦以獻具詞曰皇帝書白龍牋作大言賦賜玉堂臣易簡御筆煌煌雄詞洋洋瓌瑋博達不可備詳詔易簡陞殿躬指其理且嘆宋玉之奇怪也因伏而奏曰恨宋玉不與陛下同時帝曰噫何代無人馬卿為朕言之易簡曰聖人興兮告成功登崑崙兮展升中芳席地一作地為席兮饗祖宗天籟起一作起籟兮調笙鏞日烏月兎耀文明也參旗井鉞嚴武衛也執北斗兮奠玄酒也削西華兮為石礛也飛雲湧霞騰膰膫一作燔燎也刳鯨腊鵬代鶼鰈也迅雷三殿山神呼也流電三激爟火舉也禮册獻册一作載兮淳風還君百拜兮天神歡四時一周兮萬八千年太山駛一作夷兮溟海乾圓蓋穴一作空兮弓輿穿君王壽兮無疆一作窮馬時殿上皆呼萬歲上覽之喜賞賜手詔以褒之

挾邪無迹治平三年以端明殿

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知徐州張方平為翰林學士承旨初上謂執政曰學士獨王珪能為詔餘多不稱職因問方平文學如何歐陽修對曰方平亦有文學但挾邪不直魯公亮以為不聞其挾邪趙槩又以為無迹故至是命之

宮嬪引燭入窓格筆談玉堂東承旨閣子窓格上有火然太宗嘗夜幸玉堂蘇易簡為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窓格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為玉堂一盛事

翰林學士

三俊唐李紳字公垂能歌詩諷誦多在人口穆宗詔為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俱在禁署時稱三俊情意相善

大手筆李德裕吉甫之子穆宗即位名入翰林為學士帝在東宮素聞吉甫之名既見德裕尤重之禁中書詔之大手筆多名德裕草之

內相德宗在東宮素知陸贄名乃名為翰林學士承旨德

宗異頗歌詩戲狎朝夕陪遊及出居艱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於贄故當時目為內相

分宰相之權 劉禕之與元萬頃等皆召入禁中共撰列女傳臣軌百寮新誡樂書九千餘卷時又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

請廢 吳通玄充翰林學士遷起居舍人知制誥與贄吉中孚韋執誼等同視草陸贄富詞藻特承德宗重顧經歷艱難通玄兄弟又以東宮侍上言由是爭寵頗相嫌恨贄性褊急屢於上前短通玄又言承平時上藝書畫之徒待詔翰林比無學士祗自至德後天子召集賢學士於禁中草書詔因在翰林院侍進止遂以為名奔播之時道途或預除改權令草制今四方無事百揆時序制書職分宜歸中書舍人學士之名理須停寢贄以通玄援引朋黨於禁中協力排己故請廢之德宗不許

金鑾作賦命學士 陸扆字祥文充翰林學士又拜中書舍人天子顧待和特異嘗金鑾作賦命學士和扆先成帝覽而嗟挹之

曰朕聞貞元時有陸贄吴通玄兄弟能作內庭文書後來絶不相繼今吾得卿斯文不墜矣

和賦先成

上進狀連署（崔羣爲翰林學士羣在內職常以讜言正論於是憲宗嘉賞降宣旨云自今學士進狀並取崔羣連署方與進來羣以禁密之司動爲故事自爾學士或惡直醜正則其下學士無由上言羣堅不奉詔三疏論奏方允）

豈以公事接私財（路隨自南式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叱而却之曰吾豈以公事接私財耶）

書詔印（元和初別置書詔印學士院主之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大誅討拜免三公宰相命將曰制書並用白麻紙不用印雙日起草候閤門鑰入而後進書單日百寮立班於宣政殿樞密使引案自東上閤門出若拜免（拜免作論一）宰相則付通事舍人矩（矩元作短）步而宣之機務要速亦用雙日甚者雖休暇退朝亦出之）

顧問錫賚無所不至（德宗雅尚文學注意

是選乘輿每幸學士院顧問錫賚無所不至御饌珍肴輟而賜之又嘗名對於浴堂門移院於金鑾殿對御起草賦詩唱和或旬日不出

三昧

或內務不至外喧已寂可以探窮理性養浩然之氣故前輩傳楞伽經一本函在屋壁每下直出門相謔謂之小三昧出銀臺乘馬謂之大三昧如釋氏之去纏縛而自在也

八甎

北廳前階有花甎道冬中以日影及五甎為入直之候李程性懶好晚入恒過八甎乃至衆呼為八甎學士

除中書侍郎

李吉甫除中書侍郎平章事適與裴垍同直垍草吉甫制吉甫草武元衡制垂簾揮翰兩不相知至暮吉甫有歎息之聲垍終不言盡紙尾之後垍乃相慶賀禮絕之敬生於座中及明日院中使學士送至銀臺門而相府官吏候於門外禁署之盛未之有也

垂簾草制兩不相知

上賜金蓮花燭

令狐趙公大中初在內庭恩澤無二常便殿名對夜久方罷宣賜金蓮花燭送歸院

使以下謂是駕來皆鞠躬揩下俄傳呼曰學士令高力
歸院莫不驚異金蓮花燭柄耳惟至尊方有之
士脫靴 李白字太白少有逸才初客遊會稽與道士吳
筠隱於剡中既而玄宗詔筠赴京師筠薦之於
朝遣使召之與筠俱待詔翰林白既嗜酒日與飲徒醉
於酒肆玄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亟詔白白已臥酒肆
矣召入以水灑面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由是
斥去乃浪迹江湖終日沉醉時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
陵與白詩酒唱和嘗月夜乘舟自采石達金陵白衣宮
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初賀知章見白賞之
曰此天上謫仙人也 天上謫仙人 上 禁中頗牧 畢誠為翰林學士党項羌屢擾河西
宣示名學士對邊事誠即援引古今論列破羌之狀上
悅曰吾方擇帥安集河西不期頗牧在吾禁中即用誠
為邠寧節度河西供軍安撫等使誠至軍遣使告諭諸
羌率化又開置屯田歲收穀三十萬石省度支錢數百

萬詔書嘉之宣宗舊史作懿宗

小心兢謙

鄭絪為翰林知制誥在內職十三年小心兢謙上遇之頗厚

以正諫為已任

李絳字深之為翰林學士孜孜以正諫為已任嘗因浴堂北廊奏對極論中宮縱恣方鎮進獻之事憲宗怒厲聲曰卿所論奏何太過耶絳前論不已曰臣所諫論於臣無利是國家之利憲宗見其誠切改容慰諭之

思如泉注

陸贄為翰林學士朱泚之亂從駕幸奉天時天下叛亂機務填委徵發指蹤千端萬緒一日之內詔書數百贄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慮既成之後莫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胥吏簡札不暇同舍皆伏其能嘗啓德宗曰今盜遍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動人心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所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德宗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武夫悍卒無不揮涕感激多贄所為也

三五日一入翰林

王叔文本

以碁待詔德宗令直東宮順宗即位名入翰林為學士叔文欲用事專國政遂引韋執誼為相應之於外已自專於內叔文在翰林俄兼充度支鹽鐵副使數月轉尚書戶部侍郎領使學士如故內官俱文珍惡其弄權乃削去學士之職制出叔文大駭謂人曰叔文須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帶此職無由入內王伾為之論請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竟削內職

求兼府掾 姜公輔自左拾遺名入翰林為學士歲滿當改官公輔上書自陳以母老家貧府掾俸給稍優乃求兼京兆府戶曹參軍

非次拔擢 白居易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授盩厔縣尉集賢校理所著詩歌皆意存諷諫箴時之病補政之缺往往流聞禁中武宗納諫思理渴聞讜言名入翰林為學士居易自以逢好文之主非次拔擢事無巨細必言或面論詞情切至多見聽納既而當改官上謂崔羣曰居易官卑俸薄拘於資地不能超等其官可聽自便奏來白居易奏曰臣聞姜公輔為內職

求為京府判司為奉親也臣有老母家貧養薄乞如公輔例於是除京兆府戶曹參軍

草制不合旨 令狐楚為翰林學士時裴度自宰相兼彰義軍節度淮西招撫宣慰處置使宜宰相李逢吉與度不協與楚相善楚草度淮西招撫使制不合度旨度請改制內三數句語憲宗方責度用兵乃罷逢吉相任亦罷楚內職

太白之精 李白翰林禁序云驚姜之夕長庚入夢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稱太白之精得之

七寶牀 又序云明皇下詔徵就金馬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謂曰卿是布衣名為朕知非素蓄道義何以及此置之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醜正同列害能成謗格言不入帝用疎之

言詩 德宗善為文尤長於篇詠每與學士言詩於浴堂院夜分不寐

不置詩學士 文宗好五言詩御製品格多與代宗肅宗同而古調清峻齊梁之體不足為比延英

問宰相曰要置詩學士員相國貞穆李公奏曰陛下所為慕在堯舜之上今起置詩學士名稍不佳況詩人多輕薄之士昧於識理若承顧問恐撓聖聽今翰林學士皆文詞精於鑒裁陛下若覽古今作者篇什足可怡悅聖情乃止

以兄在相位解內職 哀帝時勅翰林學士楊注是宰相楊涉親弟兄既秉於樞衡弟固難居宥密可罷內職

榮滯相半 貞元末其任益重而上多忌動必拘防有守官十三考而不還者故當時言內職者榮滯相半

天子私人 陸贄曰頃來物議尤所不平皆云翰林學士是天子私人侵欺綱紀使聖朝爵至公之體宰相有備位之名

爭恩 吳通微昆季與陸贄爭恩甚於水火天下醜之

寫真 白居易寫真詩序云元和中予為翰林學士詔寫真於集賢殿御書院

書詔雲委 杜讓能以員外判度支黃巢犯京師奔赴行在拜禮部郎中史館修撰尋名充翰林學士六飛在蜀關東用兵

徵發招懷書詔雲委讓能詞才敏達筆無點竄動中事機僖宗嘉之

東頭學士 熊望者登進士第粗

有文詞而性險薄有口辯劉栖楚以不次驟居清貴望出入栖楚之門有同密戚陰計密畫人無知者昭愍嬉遊之隙學為歌詩以翰林學士崇重不可褻狎乃議別置東頭學士以備曲宴賜詩令採卑官才堪任學士者為之栖楚以望名薦送事未行而昭愍崩文宗即位韋處厚輔政大去奸黨流章州司戶

崇重上台

對燭 柳公權充翰林書詔學士每浴堂召對繼燭見跋語猶未竟不欲取燭宮人以蠟淚揉紙繼之從幸未央宮苑中上駐輦謂公權曰我有一喜事邊上衣賜久不及時今年二月給春衣訖公權前奉賀上曰單賀未了卿可賀我以詩宮人迫其口進公權應聲曰去歲雖無戰今年未得歸皇恩何以報春日得春衣上悅激賞久之

元才子 穆宗在東宮有妃嬪常誦元稹歌詩以為樂曲者知稹所為宮中呼為元才子荊南

監軍崔潭峻甚禮接稹不以掾吏遇之潭峻歸朝出稹連昌宮詩詞等百餘篇奏御穆宗大悅即日拜祠部郎中知制誥朝廷以書命不由相府甚鄙之然辭誥所出夐然與古為侔

不宜專取辭藝 德宗以段文昌張仲素為翰林學士韋貫之謂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奏罷之

備顧問上草賜陣傷邊將詔 封敕為翰林學士武宗深重之嘗草賜陣傷邊將詔警句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武宗覽而善之賜以宮錦

奏送郭旼二女歸其家 帝於麟德殿召翰林學士柳公權丁居晦對因而授居晦御史中丞翌日制下是日帝問公權近日外議如何公權對曰昨陛下除郭旼邠寧節度使而外人情頗生異論帝曰郭旼是尚父之姪太皇太后之叔在官無過犯自執金吾大將授邠寧小鎮有何議論公權曰陛下數日前取郭旼二女入內有之乎帝曰然入參太后公權曰外議論云郭旼二女選入

侍遂領藩方不言郭旼有他能而蒙聖獎帝俛首良久謂公權曰為之奈何公權曰昔盧江王妃入侍太宗王珪切諫太宗遂還其本家今陛下若令自南內送歸郭旼之家內外必信非陛下所納郭旼之授邠寧自無異論是日太皇太后遣南宮留後張日華送二女歸其家各與錦彩五十足旼眉巾切舊書作旼字又作旼字

山池曲宴屬和詩什 唐宣宗雅好儒術每山池曲宴與學士屬和詩什時論以為有貞觀之風

非廊廟之器 續翰林故事李白常出入宮中恩禮殊厚竟以疎縱乞歸上亦以非廊廟之器優詔罷遣後以不羈流落江外又以永王招累謫於夜郎

賜姓 董丞相晉自前明經釋褐受秘校便充翰林學士賜姓李其子溪亦擢明經

尚主 張垍與兄均皆充學士垍尚主或恩錫珍異意欲衒之謂均曰此是婦翁與女婿不是天子賜學士

賜寒衣 德宗幸金鑾院問學士鄭餘慶曰近有衣否餘慶云往時

賜衣不煩更作上曰乃常例耳遂特賜繒纊令為寒衣

作明河篇以見志宋之問天后朝求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其詩末云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非不知宋之問有奇才但恨有口過耳宋終身慚忿口過謂口臭也

奇才有口過上

草立儲制書立嫡以長四字順宗風噤不能言時太子未立學士王叔文起於非類內連年美人有異志中外洶懼鄭絪為內庭之老上名絪於內殿令草立儲制絪搦管便書立嫡以長四字跪而上呈順宗泣然乃定憲宗絪之力也即位拜平章事

放歸田里德宗出左散騎常侍翰林學士張涉放歸田里

以妻父在中書解職太常卿權德輿入相女婿翰林學士獨孤郁以妻父在中書解職守本官起居郎避嫌也

以草詔漏叙功勳落職神策

普潤鎮使蘇光榮為涇州刺使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時學士韋弘景以草光榮詔漏叙功勲落職守本官司門員外郎行涇原節度使

辯謗略

憲宗謂宰臣曰聽受之間大是難事推誠遷任所謂要寄必合盡心及至所行臨事不無偏黨朕臨御以來歲月斯久雖不明不敏然漸見物情每於行為務欲詳審比令學士草前代昧政之事為辯謗略欲披閱以為鑒誡耳崔羣對曰無情曲直辯之至易稍懷欺詐審之實難故孔子有衆好衆惡之論浸潤膚受之說蓋以曖昧難辯故也若擇賢而知之待之以誠糺之以法則人歸公正孰敢行僞陛下詳觀載籍以廣聰明實天下幸甚

名對賜金紫

穆宗即位是日名翰林學士段文昌杜元穎沈博師李肇對於思政殿並賜金紫

論事稱旨賜金紫

穆宗名翰林學士龐嚴侍對論事稱旨面賜金紫

論不量移李紳

敬宗立羣臣上尊號大赦時李紳貶端州司馬宰相李逢

吉惡紳乃赦書內不言未量移者與量移但言先降官已量移者宜與量移近處翰林學士韋處厚上疏論列云不可為李紳一人與逢吉相惡遂令近年流貶官皆不得量移如此則全非曠達之道上遽命追赦文添改之

奏言有裴度不能用

故山南東道節度使牛元翼家屬悉為王庭湊所害敬宗惜其寃枉因嘆宰執非才縱奸臣跋扈學士韋處厚奏曰理亂之本非有他術順人則治逆人則亂陛下當食發嘆恨無曹蕭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用此馮唐感悟漢文雖有頗牧不能用上嘉納其言

園亭賜宴

中宗景龍三年春正月宴侍臣及近親於梨園亭秋七月幸梨園亭宴侍臣學士八月幸長樂公主山亭宴侍臣學士賜繒帛有差又幸九曲亭子宴侍臣學士四年春二月庚戌令中書門下供奉官五品以上文武三品以上并諸學士等自芳林門入集於梨園毬場分朋枝河上帝與皇后公主親往觀之三月甲寅幸歸渭亭修禊飲

賜羣臣柳棬（一本作與侍臣郁棒榛一本作榛）避惡丙辰遊宴桃花園壬戌賜宰臣以下內樣巾子夏四月丁亥上遊櫻桃園引中書門下五品以上諸司長官學士等入芳林園嘗櫻桃便令馬上口摘置酒為樂乙未幸隆慶池結綵為樓宴侍臣泛舟戲象

賜內樣巾子

上山池曲宴屬和詩什

宣宗雅好儒士每山池曲宴與學士屬和詩什每公卿出鎮亦賦詩餞行時論以大中之政有貞觀之風

不離內庭至公輔

翰林內志云睿聖登極段文昌杜元穎不離內庭便至公輔及寶歷以後韋處厚恩深授選亦自翰林由是稍為故事或不至拜者以為深恥

與門生對草綸誥

封舜卿唐武宗朝翰林學士教之子舜卿登進士第累遷中書舍人入梁為禮部侍郎知貢舉開平中與門生鄭致雍同受命入翰林致雍有俊才舜卿思拙澁每對草綸誥不勝困敝託致雍秉筆當時識者以為座主辱門生

自綠衣賜

紫莊宗即位鄴宮除馮道為賓郎充翰林學士自綠衣賜紫

五鬼九國志唐璟即位馮延巳喜形於色璟未聽政延巳屢入白事璟不悅曰書記自有常職何為煩也俄拜諫議大夫充翰林學士復結魏岑侵損時政與其弟延魯及陳覺查文徽等更相推唱時人謂之五鬼

徵引謬誤徐鍇傳湯悅為翰林學士作軍書徵引謬誤鍇詳以議之悅怒奏鍇漏洩機密坐貶烏江尉歲餘召還

深嚴之地當以宿儒處之國朝乾德元年以工部尚書竇儀為翰林學士時學士王著以酒失黜蒙以請求皆貶官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以宿儒處之范質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頃自翰林遷端明帝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

清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淳元四年以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張洎屯田員外郎知制誥錢若水並為翰林學士洎等赴上帝曰學士之職清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嘗重此

官故事學士赴上有勅設之制其事當令侍立御榻之設之仍詔樞密直學士及知制誥預坐側給事中參知政事蘇易簡言故事皇帝御樓肆赦翰林學士得升丹鳳之西南隅自今上御樓覃恩望令與樞密使侍立御榻之側從之渴欲見卿不及朝服王曾為翰林學士直日真宗首名之燕衣坐便殿謂渴欲見卿因不及朝服毋謂朕媟近臣獻玉堂記求備職五年范杲以工部郎中知制誥會翰林學士宋白遷鄜州賈黃中李沆參知政事蘇易簡轉承旨杲白以合得學士月餘制命未行乃併日連致書於相府請置此職又以范質嘗授與制誥一編以示宰相李昉云范公常許杲可當學士之任不敢失墜昉屢開釋之會上飛白書玉堂額以示翰林又獻翰林玉堂記願刻石上以杲躁競終不許改諫議大夫知濠州為卿潤色丁丑詔川陝兩路軍人百姓云云先是上詔翰林學士錢若水草詔

既成以進上笑曰朕欲為卿潤色可乎若水頓首謝因命筆親竄數字引咎深切尤為精當

眸子眊然不可居近侍

太祖以和嵘宰相子能業文甚寵侍之欲名入翰林謂近臣曰嵘眸子眊然胷中必不正不可以居近侍其命遂寢

職當書詔

賈黄中在翰林日上首名見訪以時政得失黄中但言臣職當書詔思不出其位至於外事臣何由知上益重之以為謹厚

真拜學士在多遜之上

李昉開寶中自延州徵還拜中書舍人未幾入直翰林先是盧多遜已任學士因重陽宴近臣於講武殿太祖見昉在多遜下問其故宰相對曰昉以本官直學士院未即真拜真拜學士在多遜之上講武殿一本作宴文明殿

書詔之外思不出位

李昉自遷左太常少卿不踰年復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會宰相趙普為盧多遜所搆數以其短聞於太祖太祖惑之因訪昉對曰臣書詔之外思不出位趙普行

事臣何由知太祖默然既而普出

勞役致疾

李昉素病心悸每數歲一發常語諸子曰我典誥命三十年勞役思慮而致是疾爾曹當戒之

典誥命三十年上特受眷遇果以酒敗

蘇易簡由知制誥入為學士年未三十屬文初不達體要及掌誥命頗自刻勵在翰林七八年特受眷遇愛絕倫等易簡性嗜酒在翰林日上嘗以詩戒之易簡恐懼每入直不敢復飲酒或休假在私第賓客俟之嘗醉以至其死上曰易簡果以酒敗可惜也

多知典故奏內供奉為學士

張洎以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性便佞能伺候人主意博涉經史多知典故每上有所著述及賜近臣詩什洎必上廣徵引以將順其美洎尤善事黃門官在翰林日引唐故事奏內供奉官藍敏貞為翰林學士使內侍裴愈副之上覽奏謂曰此唐室敝政疑二大臣遽以中人監之朕方循復古道安肯踵此覆轍卿言過也洎慚而退

草制遺誤罰俸咸平五年學士宋白梁周翰罰俸坐草制遺誤也　下詔當令中
外易曉大中祥符三年帝謂宰臣曰昨日學士草賜陳堯叟詔述臣誠所傳真文乃云轍迹雖有所出
流俗聞之非便又嘗草詔述老子乃云洪惟柱史卿宜
諭吉每詔下當令中外易曉又嘗見勅書有以永安為
洛汭者帝曰永安在洛
水南言汭非也令改之　近職不可居外也六年以翰林學士楊億為
太常寺少卿分司西京仍令陽翟養疾俟損日赴任億
以母在陽翟被疾請告省侍不待報即就路上遣中使
齎御封藥酒金帛賜之因謂輔臣曰億侍從官安得如
此自便王旦曰億本寒士先帝賞其詞學寘在館殿陛
下拔擢至此倘以公議責之誠
為罪也令當罷之故有是命　有宰相器王旦為翰林學士中外以
為有宰相器常奏事下殿真宗目送之　下殿目送上命
曰興朕太平必斯人也咸平中拜參政

學士賜歌詩

上作歌一首賜新授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陳彭年因謂向敏中等曰頃命學士罕曾賜歌詩因曰彭年詞學優長擢居清近久益慎密多聞好學鮮有偕者平居寫萬餘策復精詳典禮深明法令又或請益應答如流皆有依據常令檢討典故質正文義每一事具載經史子籍所出備而後已自非强記何由至此敏中曰彭年全才也豈止於文雅雍容侍從而已至如參酌時務詳求物理皆出人意表上然之因曰詳定所事無大小皆俟彭年裁制而後定此一句不可廢也往者參酌典禮雖編歷攸同而所見皆出胥吏今已為式

詞學優長擢居清近

上復名入翰林

天禧元年以工部侍郎錢惟演為翰林學士上謂輔臣曰惟演文甚典雅在審官數年聞其公正況前所罷職且非其過可復名入翰林故有此命

乞楊億居上

三年惟演上言以楊億景德中曾為學士今來官位並是丞郎乞億居上

從之言兩府與羣臣不可見太后初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面見太后奏事無敢定其議翰林學士晏殊奏凡兩府與羣臣不可見太后凡有奏事宜垂簾聽之庶幾不示私於天下從之

外人不知奏藁晏殊為翰林學士凡有奏藁外人皆不知之真宗類之得八十卷

草制得體嘉祐七年學士王珪當草立皇子制珪對於崇政殿曰天下久望立太子然此議不出自陛下後必有動搖動搖則禍亂之萌未可知也帝諭曰朕思宗廟之重夙夜不敢安今立皇子之議決自朕懷珪曰陛下誠能為宗廟計則天下之福也於是再拜殿上退而草詔以進先是中書名學士草詔珪曰此大事也必面稟得旨於是求對議者以為得體

文數入翰林春明退朝錄學士三入李文正劉中山子儀中山三入王堂集云三入翰林皆侍詔楊貽度宣名入院其舉自代皆宣獻公又宋景文范景仁四入李邯鄲五入而一不

拜賜金帶并三品服李西樞憲成為知制誥尚衣緋出守荆南名為學士開門舉例賜金帶而不可加於賜緋乃并示三品之服

誥引用霍光不當英宗治平二年翰林學士范鎮草韓琦等制誥稱引用霍光上以為不當欲出之執政以喻鎮令自請遂出知徐州其後上於制誥多親閱有不中理必使改嘗謂執政如此人君謨訓豈可褒貶失處

獨能為詔見承旨門挾邪無迹下

五鳳齊飛歸田録太宗時宋白賈黃中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皆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以詩云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蒙正至宰相賈黃中李至蘇易簡皆至參知政事宋白官至尚書老於承旨皆為名臣

侍宴衣緑李瀚為翰林學士常陛殿侍宴瀚衣緑左右揖令退瀚叱之遂賜緋與座主和凝同任學士會凝入相瀚當草制命開凝閣盡取器玩圖書以歸其縱率如此會廢學士院出為吏部員外郎

遷禮部郎中知制誥復置翰林遷中書舍人再為學士時濟在西掖縉紳榮之與座主同任學士上知內外制趙上交晉初會廢翰林學士以上交為中書舍人同任學士見宰相不具靴笏繫鞋往時學士循唐故事見宰相不具靴笏繫鞋坐玉堂上遣院吏計會堂頭直省官學士將至宰相出迎近時學士始具靴笏至中書與常參官雜坐於客位有移時不得見者學士日益自卑丞相禮亦漸薄蓋習見已久恬然不復為怪也地勢清切不兼他務筆談舊翰林學士地勢清切皆不兼他務文館職任自校理以上皆有職錢唯內外制不給楊大年久為學士家貧請外表辭千餘言其間兩聯云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莫敖之餒鬼從者之病莫興方朔之饑欲死甘泉從臣上夢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元厚之少時曾夢人告之異日當為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同

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此夢為不然熙寧中厚之除學士同時相先後入院為學士者一韓持國維一徐和叔繹一鄧文約綰一楊元素繪并厚之名絳五人名皆從糸始悟兄弟之説

歎老卒

梅詢為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搆思甚苦推毹循階而行忽見老卒卧於日中欠申甚適梅忽嘆曰暢哉徐問之曰識字乎曰不識梅曰更快活也

勁剛寡合為人所譖

歸田録楊文公億以文章擅天下然性勁剛寡合有惡之者以事譖之大年在學士院忽夜名見於一小閣深在禁中既見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稿數篋以示大年云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大年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為人所譖矣由是佯狂奔於陽翟真宗好文初待大年眷顧無比晚年恩禮漸衰亦由此也

袍帶見陶穀

陶尚書穀為學士嘗名對太祖御便殿穀至望見上將前見復却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終傍偟

不進太祖笑曰此此措大素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已束帶轂遽趨進作文書不稱職求

解楊億為學士時草答契丹書云隣壤交歡草既進真宗自注其側曰朽壤糞壤億遂改為隣境明旦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為不稱職當罷因亟求解職真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性氣不通商

量 上朱衣吏一人前引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雙引太祖朝李昉為學士太祖在南衙朱衣吏一人前引而已昉因亦去其一人至令如此 往時學士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臣具先朝盛度丁度並為學士遂著姓以別之其後遂皆著姓入劄子著姓 上上元御筵四

人在席嘉祐八年上元夜賜中書樞密院御筵於相國寺羅漢院國朝之制歲時賜宴多矣自兩制以上皆與惟上元一夕祗賜中書樞密院雖前兩府見任使相皆不得與也是歲昭文韓公集賢曾公樞密張太

尉皆在假不赴惟余與西廳趙侍郎暨副樞胡諫議宿吳諫議奎四人在席酒行相顧四人者皆同時翰林學士相繼登二府前此未有也因相與道玉堂舊事為笑樂遂皆引滿劇飲亦一時之盛事也

直學士院

國朝開寶二年以中書舍人李昉知制誥盧多遜並直學士院九年以太子詹事湯悅率更令徐鉉並直學士院熙寧四年命知制誥王益柔陳繹兼直學士院候除學士罷直

草高麗回答詔非工熙寧四年十月王益柔罷直學士院以草高麗回答詔非工以右正

言知制誥檢正中書五房公事曾布兼直學士院四公皆江南文士退朝録開寳二年李文正以中書舍人盧相以知制誥並命直學士院太平興國元年湯率更悅徐騎省鉉直學士院王梓州克正張侍郎洎直舍人院四公皆江南文士也至熙寧二年復制舊官

直翰林院

國朝開寳六年以知制誥張瞻權直翰林院時盧多遜使江南使還如舊

翰林侍讀學士

翰林侍講學士

唐百官志開元十三年改麗正修書院為集賢殿書院

玄宗嘗選耆儒日一人侍讀以質史籍疑義至是置集賢院侍讀學士侍讀直學士

國朝咸平二年以兵部侍郎兼秘書監楊徽之戶部侍郎夏侯嶠並為翰林侍讀學士國子祭酒邢昺為侍講學士翰林侍讀兵部（兵一作戶）員外郎呂文仲為工部郎中充侍讀（一作講）學士先是侍講名秩未崇真宗首置此職擇耆儒舊學以充其選班秩次翰林學士祿賜如之設直廬於秘閣侍讀更直侍講長上日給尚食珍膳夜則

迭宿令監館閣書籍中使劉崇超日具當直官於內東門進入是時多詔對訪問或至中夕申謝日賜與與翰林學士同　景德四年以翰林侍講學士工部尚書邢昺知曹州班在翰林學士之上從尚書班例侍講學士外使自昺始也　天禧三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張知白為刑部侍郎充翰林院侍讀學士知天雄軍府侍讀學士外使自知白始也

乾興元年仁宗御崇政殿西廡名侍讀學士李維晏除

侍講學士孫奭侍講馮元等講一有易字論語帝嘗語近臣以方親庶政聽斷之暇欲名名儒講習經典宰臣馮拯等曰今奉降詔每於雙日名侍臣講讀以當奉行前詔故也天禧舊制凡侍臣皆賜坐講者别設本於前别坐而聽乾興後每說書自侍臣皆先就坐賜茶訖徹席立講講訖復坐賜酒自後又取工部元有侍字郎中馬宗元直龍圖閣亦令講書凡說論語孝經禮記尚書春秋老子道德經侍讀初無所職但侍立而已自宋綬夏竦為侍

讀始今日讀唐書一傳參釋義理每講書日帝親書古賢詩或取經書要言書一二紙其後遂罷又令侍講一本作侍讀讀真宗正說經史文字涉凶事惡亦須預設無所規鑒即不講一本作讀或名中書樞密院聽書即於侍官前設坐

著寫宣十卷唐王起長於博洽文宗時為翰林學士起侍講時或僻字疑義令中使口宣即以牓子對故起著寫宣十卷

復名鄭覃文宗朝為左散騎常侍充翰林侍讀學士覃長於經學稽古守正帝尤重之奏以經籍訛謬請名宿儒校定六籍准後漢故事勒石於太學從之及李宗閔輔政以覃與李德裕善奏為

工部尚書罷侍講學士文宗好經義心頗思之復召為侍講學士

入院日賜宴

李訓因鄭注王守澄得見文宗薦訓知易道遷國子周易博士充翰林侍講學士入院日賜宴宣法曲弟子二十人就院奏法曲以寵之內省諫官伏閣切諫言訓奸邪海內聞之不宜令侍宸極上終不聽

學有師法

韋處厚通五經博覽史籍而文思贍逸為戶部郎中知制誥穆宗以其學有師法名為翰林為侍講學士授諫議大夫改中書舍人侍講

三侍學士

文宗名兵部尚書王起禮部尚書許康佐為侍講學士中書舍人柳公權為書學士上每有疑義即名學士入便殿顧問討論率以為常謂之三侍學士恩寵異等

分講詩書

韋處厚為戶部侍郎知制誥穆宗即位與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路隋並充翰林侍講學士名入太掖亭命分講毛詩關雎尚書洪範等篇訪以理體處厚等演經義以廣規諷之道從容開納賜果酒而罷

演經義

以廣規諷上抄撮六經崔鄖轉給事中昭愍即位遷侍講學士轉中書舍人入思政殿謝恩奏曰陛下用臣為侍講半歲有餘未嘗問臣經義今蒙轉改實慙尸素有媿厚恩帝曰朕機務稍閑即當請益鄖退與同列高重抄撮六經嘉言要道區分事類凡十卷名曰諸經纂要冀人主易於省覽上嘉之賜綵二百疋

兄弟迭處禁密高元裕為中丞弟少逸遷諫議大夫代元裕為侍講學士兄弟迭處禁密時人榮之

清慎介潔宋申錫字慶臣寶歷二年轉禮部員外郎尋充侍讀學士申錫始自策名及在朝列清慎介潔不趨黨與當長慶寶歷之間時風囂薄朋比大扇及申錫被用時論以為激勸

請置李程字表臣作相奏請置侍講學士數陳經義程辯給多智筭能移人主之意

履行純謹立身清約國朝皇祐中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郭勸表乞致仕帝以勸履行純謹立身清約特降詔不允示優

恩也旋閱經史以備顧問夏竦之子安期除侍讀學士經術不甚深而登進經筵日夕旋閱經史以備顧問自厭之乃懇求外補帥延州敷暢經旨議論該洽上嘗詔翰林侍讀學士張錫講書禁中錫敷暢經旨議論該洽上嗟賞久之錫時年六十七鬢髮皓然上曰卿老矣記問不衰乃以飛白書博學字賜之及因訪以治道錫曰節慾者治身之本也慎刑賞者治國之本也時貴妃被幸故以此諷之上改容曰卿言甚嘉朕恨用卿晚矣賜飛白博學字上賜錢五十萬至和元年賜翰林侍讀學士楊安國錢五十萬仍聽大寒暑毋入謁時安國言衰憊不任侍經席願乞骸骨以歸故賜之及帶知大名府東齋記事故事侍讀學士無帶出外者張知白罷參知政事授此職知大名府然非歷二府而出者不得與寶元中梅詢始帶知鄭州改許州自後兩制遂為例也

翰林侍讀　　翰林侍講

國朝太宗聽政之暇日閱經史患顧問闕人太平興國八年始用著作佐郎呂文仲為侍讀尋又為翰林侍讀賜緋魚袋寓直御書院立本官班嘗出經史名文仲讀之真宗咸平元年又訪通經義者於時參知政事李至薦國子直講崔頤正名於後園令說尚書大禹謨面賜五品服然未隸（隸一作建）學士之職（一本作然自楊徽之始建學士之職）其後馮元為翰林侍講亦不帶學士之名又有馬宗元為侍

講高訥為侍讀不加別名但供職而已

東齋記事崇政殿之西有延義閣南向迎陽門之北有邇英閣東向皆講讀之所也仁宗皇帝新即位多御延義每初講讀或講讀終篇則宣二府大臣同聽賜飛白書或遂賜宴其後不復御延義專御邇英春以二月中至端午罷秋以八月中至冬至罷講讀官諭門上賜食俟後殿公事退繫鞵以入宣坐賜茶就南壁下以賜坐復以次起講讀又宣坐賜湯其禮數恩渥雖執政大臣

亦莫得與也仁宗朝講讀官侍邇英者皆立每問事則衆人齊對頗紛紛乃詔皆坐唯當講讀者以次立而記注亦坐石昌言奏記注官當立侍容邇德音以詳記録不可坐遂令立侍

耆儒博碩唐玄宗開元三年制曰朕聽政之暇嘗覽史書但闚理道實所留心中有闕疑時須咨問宜選耆儒博碩一人每日入內侍讀公卿薦光禄寺卿馬懷素因拜左散騎常侍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入侍讀

更入　上師資馬懷素為秘書監兼昭文館學士謙恭謹慎深為玄宗所私令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同為侍讀每至閤門則令乘肩轝以進上居别館以路遠則命宮中乘馬或親自送迎以申師資之禮

入閣白履忠嘗隱居大梁城景雲中徵拜校書郎棄官而歸開元中刑部尚書王志愔表薦履忠隱居讀書貞苦守操堪代褚無量馬懷素入閣侍讀顧待甚厚褚無量與馬懷素俱為侍讀顧待甚厚及無量等卒後秘書少監康子元國子博士侯行果等又入侍講雖加恩賜而禮遇不逮褚馬禮遇不逮褚馬

上諫正有史魚之風後漢張酺肅宗即位擢為侍中虎賁中郎將數月出為東郡太守自酺出後帝每見諸王師傅常言張酺前入侍講屢有諫正誾誾侍側出於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矣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都引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史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賞賜殊特莫不沾洽

侍言帝幙酺傳贊云孟侯經博侍言帝幙勸講帷幄楊秉字叔節桓帝即位以明尚書徵入勸講拜太中大夫遷侍郎尚書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徹府舍秉

上疏諫畧曰臣奕世受恩得備納言又以薄學充在講
勸特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摧折
略陳其餘帝不納秉以病乞退出為右扶風太尉黄瓊
惜其去朝廷上言秉勸講帷幄不宜外遷留拜光禄大
夫勸講
猶侍講
侍講華光楊賜字伯獻靈帝嘗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
名者三公舉賜乃侍講於華光殿中後為太尉去位後
帝徙南宮閲録故事得賜所上黄巾賊張角奏及前侍
講注籍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邑一千五百户初賜
與太尉劉寛司空張濟並入侍中講自以不宜獨受封
賞上疏願分户邑於寛濟帝嘉嘆封寛及濟子**賜衣一襲**劉寛字文饒靈帝初徵拜太中大夫侍講
華光殿遷侍中賜衣一襲華光殿在華林園内**侍講禁中**獻帝頗好文學荀悅與彧及少府孔融侍
講禁中旦夕談論**講詩**國朝仁宗嘗命侍臣講毛詩而諫官余靖上疏曰竊聞今歲講說毛詩將踰浹

旬臣愚以天子之學與臣下不同惟當撮前經之樞要復先王之軌範而不煩為得其術且周南名南王化之本正始夫婦不可棄也豳風陳農夫卒歲之事可以知王業之艱難王風痛周室衰微足以鑒戒前古至於雅有正變知廢興之由頌之褒贊見太平之始皆王者之事宜稱說於前也其餘邶鄘而下列國變風悉諸侯失德之詩墻有茨中冓不可道之言不可以為訓宜皆略去不足為陛下陳之若有難臣者云春秋亦載諸侯戰爭之事臣將應之曰孔子作春秋垂一王之法以寄褒貶非同新臺雄狐惑亂之刺也伏乞早降指揮上曰朕宮中無事玩心經典今靖所言正欲明其大要此誠知治體也自後命侍臣講讀凡經書有該治亂及教化者周悉講論

六經載監戒何必諱

臣歸田録仁宗退朝常命侍臣講讀於邇英閣賈侍中昌朝時為侍講講春秋左氏傳每至諸侯淫亂事則略而不說上問其故賈以實對上曰六經載此所以為後

王監戒何必諱

翰林侍書

唐有侍書學士五代無聞　國朝太平興國七年以著作佐郎翰林祇候王著為著作郎翰林侍書隸御書院卒不復置著成都人歸朝為隆平主簿善能正書行草筆跡甚媚太宗以字書訛舛欲令刪定即日名著入授衛尉寺丞史館祇應詳定急就章遂為侍書累至殿中侍御史

三侍學士唐柳公權見翰林侍講學士

翰林待詔

國朝初翰林待詔六人寫書詔月俸九千春冬給
衣又有隸書待詔六人寫籤頭封角月俸止六千謂之
東頭待詔雍熙四年廢隸書增置翰林待詔十人
續翰林志上聽政之暇搜訪鍾王之跡以資閱翫焉御
毫飛動神機妙思出其軌制乃名書學之有格性者置
於便殿躬自省閱仍授以筆法既覩其有成各錫以銀
章象笏令入院充待詔者八人自是書詔賜出寰海之
內咸識禁中之墨妙焉

端明殿學士自後唐明宗開成始本朝後隨殿名改為文明又改紫宸又改觀文至明道初遂別改承明殿為端明殿置端明殿學士在資政殿學士之下與文明之職並存而無所掌

又文明殿學士初後唐明宗置端明殿學士二員位翰林學士之上專備顧問太平興國五年緣殿名而改此職益重也端明置大學士自賈魏公始也

五代史後唐天成元年因唐室侍讀之號置端明殿學士命翰林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馮道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趙鳳俱以本官充時明宗初即位四方書奏命樞密使安重誨進讀懵於文義孔循獻議始置端

明殿學士首命道等充職二年勅班在翰林學士之上今後如有改轉止於翰林學士内選任初如三館例職在官下趙鳳轉侍郎諷任圜特移職在官上後遂為故事晉天福五年廢端明殿學士開運元年桑維翰為樞密使復奏置學士

退朝録後唐明宗以樞密使安重誨不通文義置端明殿學士以翰林學士馮道趙鳳為之班樞密使之右食於其院端明殿即西京正衙殿也本朝程侍郎羽為之

後隨殿名改為文明殿學士李司空昉為之慶歴中以同永定謚號改為紫宸殿學士丁文簡罷參知政事為之何右丞郯為御史言紫宸非人臣所稱又改為觀文殿學士未幾賈魏公以使相换僕射因置大學士處之仍詔非歴宰相不除明道中改承明殿為端明殿先公自南都名歸特置學士班翰林資政之下與舊職名同而立位異矣

歸田録丁文簡公度罷參知政事為紫宸殿學士即文

明殿學士也文明本有大學士為宰相兼職又有學士為諸學士之首後以文明者真宗謚號也遂更曰紫宸近世學士皆以殿名為官稱如端明資政是也丁既受命遂稱曰丁紫宸議者又謂紫宸之號非人臣之所宜稱遽更曰觀文觀文乃隋煬帝殿名理宜避之蓋當時不知然則朝廷之事不可以不學也

端明殿學士五代後唐時置國朝尤以為貴多以翰林學士兼之其不以翰苑兼職及換職者百年間纔兩人特拜程戡王素

是也

東齋記事後唐置端明殿學士太平興國中改端明殿為文明以程羽為文明殿學士位樞密副使之下明道元年改承明殿為端明殿二年除宋宣獻公為學士與文明之職並存而降其班序是歲又改殿曰延和慶歷七年以真宗謚改文明為紫宸丁文簡公為紫宸殿學士既而言者以為紫宸非臣下所稱乃以延恩殿為觀文殿而以丁文簡公為觀文殿學士相繼以賈文元公

為大學士乃詔自今非嘗為宰相勿除

殿前學士只有兩人後唐天成元年命馮道趙鳳充端明殿學士非舊號也馮道笏記云天下儒生僅餘萬數殿前學士只有兩人時輩榮之見續翰林志

拜相謝於本殿劉昫為兵部侍郎端明殿學士明宗重其風儀愛其溫厚拜為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昫入謝遇大祠明宗不御中興殿閤門曰舊禮宰相謝恩須於正殿通喚請俟來日樞密使趙延對曰命相之制下已數日中謝無宜後時因即奏之遂謝於端明殿昫自端明學士拜相謝於本殿士子榮之

輪修日歷送史館明宗朝命端明殿及樞密直學士皆輪修日歷旋送史館

面受國朝治平三年幸天章寶文閣命兩府觀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王珪所業仁宗御書詩刻石名珪而受兼端明殿學士

觀文殿大學士　學士 自本朝慶歷七年始改觀文殿即舊日延恩殿也即元所謂紫宸殿學士也端明殿即西京正衙殿也後隨殿名改為文明慶歷七年自文明改紫宸以紫宸人不可稱乃以延恩改觀文置學士皇祐元年又置大學士亦自賈魏公始

國朝觀文殿即舊延恩殿也　慶歷七年以文明學士稱號同真宗謚乃改名紫宸殿以冠學士之職又以紫宸非人臣所可稱乃改名以延恩殿更名觀文殿置學士皇祐元年詔特置大學士寵待舊相令後須嘗任宰相

乃得除授班列俸給臨時取旨賈昌朝由使相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自昌朝始也　三年閤門言請觀文殿大學士起居儀式詔令在觀文殿學士之前作一行立班其閤門儀制合班圖内高下相壓並右位觀文殿大學士六曹尚書之上

元祐令觀文殿大學士至寶文閣待制為侍從官

退朝録　歸田録　東齋記事 並見端明殿學士門

官品令觀文殿大學士從二品　學士正三品

樞密直學士自後唐莊宗同光始初梁置崇政判官又改直崇政殿後唐同光中置樞密直學士一人國朝大中祥符五年八月詔曰宥密之地出處深嚴論思之臣踐揚清要雖素由於慎簡尚未立於定員矧侍從材難軒墀望峻在選賢之攸重宜著位之有常樞密直學士自今以六員為定國朝初無定員班次翰林學士是歲工部侍郎薛映知并州得對自陳援張詠張秉例得預近職真宗以員數問宰臣王旦旦曰近朝止置兩員今已九員帝曰映但授此職自此常為定限也

續翰林志梁開平元年改樞密院為崇政院命敬翔為院使二年置崇政院直學士兩員選有正術文學者為

之始以尚書吏部郎中吳諤兵部郎中李珽充選又改為直崇政院後唐同光中依舊為樞密院亦置樞密直學士一人班次在翰林學士之下

國朝無定員班次翰林學士與文明殿學士並掌侍從備顧問崇政殿朝則升次侍立大中祥符五年詔樞密直學士自今以六員為定

元祐官品令樞密直學士正三品

輪修日歷（後唐見端明殿學士）夢宣名賜對（東齋記事蔡子直識英宗皇帝於藩邸為

最舊既即位久之以樞密直學士知秦州英宗上仙不及見
一日夢宣名賜對又賜茶既而辭出因留之曰只住此更
母得去寤而記憶乃靈駕發引日因大慟哭
遂得疾日中而卒其幽冥之感有如此焉

屢見庶僚 晉少帝時馮玉為樞密使殷鵬為本院學士每有庶僚秉轄謁玉故事宰相以屢見之

朕自知卿非它人薦 顏術以檢校右庶子知州事父疾侍養晉祖召為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遣使促名之闕辭曰臣本書生無他才術恐不稱其職未知何人誤有推薦望放臣還遂其私養足矣晉祖曰朕自知卿非他人薦也

資政殿大學士　學士 置資政殿學士與大學士皆自王欽若始

國朝殿在龍圖閣之東序景德四年 一本作二年 工部侍郎
參知政事王欽若求罷政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在

翰林學士之下侍讀學士之上餘依學士例先是欽若再表求罷政繼以面請故特置是職以寵之　十二月以欽若為兵部侍郎資政殿大學士班在文明殿學士之下翰林學士承旨之上欽若以自求罷免恥在翰林學士之下真宗為除大學士以優之　歸田録王冀公欽若罷參知政事真宗眷遇之意未衰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時寇萊公在中書定其班位依雜學士在翰林學士下冀公因訴於上曰臣自學士拜參知政事今無罪而罷班反在下是貶也真宗為特置大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上其寵遇如此

康定二年右正言梁適言資政殿大學士之職比來除授太濫請遵先朝故事定以員數詔自今大學士置兩

員學士三員不得近臣陳乞

元祐官品令資政殿大學士學士正三品

請鑄印不許退朝録真宗優待王冀公景德中罷參知政事始置資政殿學士以命之宰相寇萊公頗抑之令班在翰林之下及命為大學士冀公請鑄印不許遂領尚書省自有印也

龍圖閣自大中祥符始建以專藏太宗御製御書文集及書帖等也

國朝大中祥符初建閣在會慶池一作殿西偏北一作比連

禁中閣東曰資政殿西曰述古殿閣上藏太宗御一作製

書及典籍圖畫寶瑞之物內侍三人掌之

太宗御製御書文集摠五千一百一十五卷軸册又有
御書紈扇數十其下立六閣閣一本並作閣經典閣五千三百
四十一卷史傳閣七千三百一作二百五十八卷子書閣八
千四百八十九卷文集閣七千一百八卷天文閣二千
六百一作五百六十一卷圖書摠七百一軸卷册瑞物閣奇
瑞三十三瑞本六十衆瑞一百三十雜寶五百九十五
咸平四年真宗御龍圖閣名近臣觀太宗御書及古今
名畫自是多名近臣觀書是閣嘗語近臣曰先帝留意

詞翰朕孜孜綴緝片幅寸紙不敢失墜因念古今圖籍多所散逸購求甚難朕在東宮時惟以聚書為急一本作意多方購求亦甚有所得王維英備見其事今已類成正本除三館秘閣所藏之外又於後苑及龍圖閣並留正本各及三萬餘卷朕以深資政理莫如經術故機務之暇惟以觀書為樂焉

大中祥符二年又嘗名向敏中陳從易劉筠對命坐帝曰從易輩屢進文字可令賦瑞雪歌祀汾陰詩皆即席

援筆成篇既進帝尤稱美贍並賜魚袋

咸平五年名近臣觀書於龍圖閣閣之四壁設五經圖

閣上藏太宗書帖三千七百五十卷又幸崇和殿之後

閣悉藏本朝名臣文集又幸資政殿壁有唐相如政惡

論上作七言詩侍臣皆和　六年對輔臣於龍圖閣觀

种放山居圖放別墅在終南山聚徒講學性嗜酒嘗種

秫自釀林泉之景頗為幽勝上遣使携畫工圖之而觀

焉

景德二年御製龍圖閣賛遍賜近臣帝曰龍圖閣書屢經讎校最為精詳已復傳寫一本置後苑太清樓朕自居藩邸以至臨御凡亡缺之書購求備至每於藏書之家借本必令置籍出納傳寫既畢隨便給還靡有損失故奇書秘籍悉無隱焉

學士　直學士

待制　直閣

國朝大中祥符三年杜鎬為龍圖閣學士班在樞密直

學士之上六年詔龍圖閣學士直學士給銜在本官之上景德四年詔直學士班在樞密直學士之下仍少退待制在知制誥之下並赴內殿起居景德元年以虞部郎中直秘閣杜鎬為都官郎中太常丞秘閣校理戚綸為右正言並依舊充職充龍圖閣待制大中祥符二年詔班視知制誥列其下大中祥符九年以大理評事崇文院檢討馮元為太子中允直龍圖閣賜紫令預內殿起居班在本官之首自學士以下並寓直於秘閣每五

日一員遞宿今直閣與館職輪宿

元祐官品令學士正三品直學士從三品待制從四品

直閣正七品

千首之詩豈如一言 國朝孔道輔論廢后事天下聳聞其風采近臣有獻詩千首執政請以為龍圖閣學士上曰千首之詩豈如孔道輔一言乃拜為龍圖學士

久侍經筵 慶歷四年尚書金部員外郎天章閣侍講楊安國為直龍圖閣賜三品服宗正丞崇文院檢討崇政殿說書趙師民為天章閣侍講賜五品服初仁宗謂輔臣曰安國師民久侍經筵其行義淳質乃先朝崔遵度之比因以褒擢之

天章閣 自天禧始建以專藏真宗御製御書文籍等天禧四年初建至五年二月修天章

閣工畢令兩街道具威儀教坊作樂奉真宗御集御書自玉清昭應宮安於天章閣

國朝天禧四年建閣在會慶殿西龍圖閣之北以藏真宗御集御書閣東曰羣玉殿西曰蘂珠殿北曰壽昌閣一本作殿壽昌東曰嘉德殿西曰延康殿殿即流杯之所皆以桃花文石為之環以清渠植以松檜疊石為山莊麗巧妙悉臻於極勢焉　俄詔近臣館閣三司京府官觀御籍御書於閣下遂宴於羣玉殿時輔臣集御製三百卷九頌銘碑文十八卷賛八卷詩三十七卷賜中宮歌

詩手書七卷賜皇太子歌詩箴述五卷龍圖閣歌詩四卷
西涼殿水殿歌詩一卷清景殿書事詩三卷宜聖殿四園
一作圍歌詩二卷三教詩九卷讀經史詩四卷維城集三卷
奉道詩十卷歲時新咏五卷歌十五卷詞四卷樂章一卷
樂府集三卷樂府新詞二卷論述十卷序八卷箴七一有卷字
疑多條各一卷記六卷文三卷祭文挽詞一卷書十卷正說
十卷承華要略二十卷靜居集三卷法音集七卷玉宸集
五卷春秋要言五卷試進士題目一卷容表容辭六十九

卷以上三百五卷又有玉京集三十卷　授時要録二十四卷

又取至道元年四月訖大中祥符歳中書樞密院時政記史館日歷起居注善美之事録為聖政記凡一百五十卷並命工鏤板又以御書石本為九十編一本作篇

學士　直學士

待制　侍講

國朝慶歷七年詔特置天章閣學士直學士在龍圖閣學士直學士之下詔曰欽惟聖考濬發宸文百篇森布於寶函三襲肇興於華閣肆於纂紹

之始務闡師儒之隆遂延講勸之臣欽佇論思之益掩玉府藏書之盛處金門待詔之才令宜廣侍從之員抑亦副遹追之念特置天章閣學士直學士云云增入天聖八年置天章閣待制寓直於秘閣與龍圖閣遞宿置待制詔曰真宗皇帝烜赫景炎丕隆寶搆允資禮樂之用積成佷象之文俯近紫極創崇層構傍以天章之美冠於策府之名宜建官聯並寘材彥可特置天章閣待制增入

景祐四年以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並為天章閣侍講比直龍圖閣預內殿起居班在本官之上

遞直侍講於邇英延藝二閣在崇政殿廡下

元祐官品令天章閣學士正三品　直學士從三品

待制從四品久侍經筵見直龍圖閣門

崇政殿說書自本朝景祐始置

國朝景祐元年置仍每日輪二員於本殿門祇候 四年改為天章閣侍講 慶歷二年以著作佐郎趙師民預講官復為崇政殿說書

誦說明白景祐元年始置從政殿說書以賈昌朝為之誦說明白為仁宗所喜於是仁宗多所質問昌朝請悉記錄歲終以付史館

引經稱旨熙寧二年以著作佐郎呂惠卿為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惠卿名見奏對引經稱旨

經術能世其學四年以前宣州旌德縣尉王雱為太子中允崇政殿

說書雱宰相安石子上聞其經術能世其學故名對而擢用之

寶文閣自慶歷初置嘉祐八年以藏仁宗御書

國朝天章閣東西序羣玉蘂珠二殿次北即寶文閣舊曰壽昌慶歷初改今名嘉祐八年詔以仁宗御書藏於寶文閣命翰林學士王珪撰記立名

學士　直學士

待制

國朝治平四年六月詔寶文閣學士中謝並依龍圖閣學

士直學士例又詔寶文閣置學士直學士待制著於令

元祐官品令寶文閣學士正三品　直學士從三品

待制從四品

崇文院

三館　昭文館　史館　集賢院　凡三館並隸崇文院增入

國朝從唐制昭文館集賢殿置大學士史館有監修國史皆宰相兼領昭文館集賢又置學士直學士史館集賢修撰史館有直館檢討　集賢有直院校理　崇文院有檢討校書　皆以他官領昭文集賢學士史館修撰取最上一員判館院事今亦以他官分判初昭文館隸門下者史館寓於集賢後合為一矣

增入

國朝太平興國二年太宗幸三館顧左右曰是豈足以待天下之賢俊耶即日詔有司度左昇龍門東北車府地為三館命内侍督工徒晨夜兼作其棟宇之制皆帝所親授自舉役車駕凡再臨幸三年二月有司奏功畢乃下詔曰國家聿新崇構大集羣書宜錫嘉名以光策府其三館新修書院宜為崇文院　按唐昭文館隸門下省史館寓集賢尚未合為一自梁遷都於汴舊制未備至貞明中始以左長慶門東北小屋數十間為三館

其後俗謂之西館湫隘卑陋僅庇風雨周廬徼道出於
其旁衛士騶卒朝夕喧雜每授詔撰述皆移它所至是
改置焉院既成遷西館之書分為兩廊貯之以東廊為
昭文書庫南廊為集賢書庫西廊分經史子集四部為
史館書庫凡六庫書籍正副本八萬卷
大中祥符八年翰林學士陳彭年言檢討唐制中書門
下兩省宫城之内有内省宫城之外有外省今欲據秘
閣舊日屋宇間數重修奉安太宗聖容及御書頓置供

奉書籍天文禁書一無禁書二字圖畫其四廊並充書庫及史館日歷庫應館閣直館校理宿直校勘及抄寫書籍雕造印板並就外院其外院即於左右掖門外近便處修蓋仍別置三館書籍庫至於三館書籍名目候將來分擘正副本取便宜置從之時宮城中嚴火禁甚峻臣寮寓宿寒冱食飲非便因命有司檢討故事而改之增入天禧元年詔崇文外院以三館為額

天聖九年詔從三館於崇文院舊在左掖門內右昇龍門外前列三館後搆秘閣分藏羣書自大中祥符四年宮城

延燔以寫録編籍權從右掖門外道北至是仁宗以逼近市囂非多士討論之所命還迎舊所焉時大臣有以表賀者亦優詔答之

筆談選人為館職如歐陽永叔黄鑑輩皆自左掖門下馬入館當時謂之步行學士嘉祐中於崇文院置編校局校官皆許乘馬至院門其後中書五房置習學公事官亦緣例乘馬赴局

筆談前世藏書分隷數處盖防水火散亡也今三館秘閣凡四處藏書然同在崇文院其間官書多為人盜竊

士大夫家往往得之嘉祐中乃置編校八員雜讎四館
書給書史百人悉以黄紙為大册寫之自此私家不敢
輒藏校讎累年僅能終昭文一館之書而罷
退朝録唐兩京皆有主館而各為之所所以遂館命修
撰文字而本朝三館合為一並在崇文院中景祐中命
修總目則在崇文院餘各置局他所盖避衆人所見太
宗實録在諸王賜食廳真宗實録在元符觀祥符中修
册府元龜王文穆為樞密使領其事乃就宣徽南院使

廳以便其事自是遂修國史會要名曰編修院又修仁宗實録而英宗實録同時並修遂在慶寧宫史館領歷日局置修撰二員宰相為監修自置編修院以修撰一人主之而日歷等書皆析歸編修院

檢討　校書

修唐書東齋記事劉羲叟字仲更澤州人以修唐書授崇文院檢討未及謝病發背而卒

國朝崇文院有檢討校書皆以他官領之熈寧二年詔應選舉到可試用人並令崇文院校書以備朝廷訪問

差遣候二年取旨或除館職或陞擢資任或只與合人差遣時初除前河南府永安主簿邢昺爲校書三年五月十六日詔崇文院校書邢昺與堂除近地試銜知縣昺以秘書丞集賢校理同知諫院胡宗愈言崇文院校書如未歷外官及不滿任者不得選舉上以昺未曾任官故有是命

昭文館

即弘文館也唐亦改爲昭文館開元復改弘文館至本朝建隆遂改爲昭文館

唐職官志弘文館 後漢有東觀魏有崇文館宋有玄史二館南齊有總文館梁有士林館北齊有文林館後周有崇文館皆著撰文史鳩聚學徒之所也武德初置修文館後改爲弘文館後避太子諱改曰昭文館開元七年復爲弘文館隸門下省

新唐志弘文館 武德四年置修文館於門下省九年改曰弘文館貞觀元年詔京官職事三品以上子嗜書者二十四人隸館習書出禁中書法以授之其後又置講經博士儀鳳

中置詳正學士校理圖籍武德後五品以上曰學士六品以上曰直學士又有文學直館皆他官領之神龍元年改弘文館曰昭文館以避孝敬皇帝之名二年改修文館景雲中復為昭文館開元七年曰弘文館

大學士

學士

直館

唐職官志學士無員數自武德以來皆妙簡賢良為學士故事五品以上稱學士六品以上為直學士又有文學直館學士不定員數館中有四部書及圖籍自垂拱以後皆宰相兼領之號為館主常令給事中一人判館事學生三十人校書郎二人從九品上令史二人楷書手三十人典書二人搨書手三人筆匠三人熟紙裝潢匠九

人亭長二人掌固四人弘文館學士掌詳正圖籍教授生徒凡朝廷有制度沿革禮儀輕重得參議焉新唐志景龍二年置大學士四人以象四時學士八人以象八節直學士十二人以象十二時景雲中減員數置元置校書郎又有校理辨校錯誤等官長慶三年與詳正學士講經博士皆罷專以五品以上曰學士六品以上曰直學士未登朝為直館

國朝建隆元年改弘文館為昭文館置大學士宰相兼領又置學士取最上一員判館事

淳化元年以起居舍人直史館呂祐之左司諫直史館趙昂金部員外郎直史館安德裕虞部員外郎直史館

勾中正並直昭文館先是但有直史館至是始命祐之等分直昭文館以備三館之職

退朝録唐制宰相四人首相為太清宫使次三相皆帶館職弘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集賢殿大學士以此為次序本朝置二相昭文修史首相領焉集賢次相領焉三館職唯修史有職事而頗以昭文為重自次相遷首相迺得之趙令初拜止獨相領集賢殿大學士續兼監修國史久之遷昭文館薛文惠與沈恭惠並相薛自參

政領監修拜相仍舊而沈領集賢畢文簡與寇忠愍並相而畢領監修寇領集賢王太尉獨相亦止領集賢近時王文惠龐莊敏初拜及獨相悉兼昭文修史二職非舊制也

精選天下賢良 唐太宗即位封功臣畢於弘文館殿聚四部羣書二十餘萬卷於殿側置弘文館精選天下賢良文學虞世南褚亮等以本官兼署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載 一作經義商議武事夜分方罷

更宿直 上

十八學士 初太宗為秦王時既太平乃銳意經籍於宮城之西開文學館以待四方之士於是以杜如晦房玄齡等並以本官兼弘文 舊史作文學館學士 圖其形狀且顯爵士命褚亮為像贊藏之書府號十八學士給五品珍膳分為三番更宿直於閣下預閣者時人謂之

登瀛洲

登瀛洲上

暗寫列女屏風 虞世南授弘文館直學士與房玄齡對掌文翰太宗嘗命寫列女傳以裝屏風於時無本世南暗疏之不失一字

上官體 上官儀太宗時授弘文館直學士本以詞彩自達工於五言詩好以綺錯婉媚為本儀既貴顯故當時多有斅其體者時人謂之上官體儀頗恃才任勢故為當代所嫉

晚年篤學 蕭德言貞觀中除著作郎兼弘文館學士晚年尤篤志於學自曉達夜略無休倦每欲開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候間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言豈憚如此

棄官而歸 高子貢為弘文館直學士鬱鬱不得志棄官而歸屬徐敬業作亂子貢率鄉兵數百人拒之以功擢授朝散大夫拜成均助教

塵影二賦 謝偃上封事極言得失太宗稱善引為弘文館直學士偃常為塵影二賦甚工太宗聞而名見自制賦序言區宇乂安功德茂盛令其為

賦偃奉詔撰成名曰述聖賦

特置一員 王彥威累轉司封郎中弘文館舊不置學士文宗特置一員以待彥威

號為館主 自貞觀初褚亮檢校館務學士號為館主

諫幸九成宮 姚思廉為弘文館學士太宗將幸九成宮思廉進諫曰此秦皇漢武之事非堯舜禹湯之所為也言甚切至太宗諭曰朕有氣疾熱便煩劇固非情好遊賞也因賜帛五十疋

撰瑤山往則維城前軌二篇 新唐書裴光庭拜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館學士撰瑤山往則維城前軌二篇獻之手制襃美詔皇太子諸王於順光門見光庭謝以規諷意光庭又引壽安丞李融拾遺張琪著作佐郎司馬利貞直弘文館撰續春秋經傳自戰國迄隋表請天子修經光庭等作傳書久不就時有建言唐應為金德者中書令蕭嵩請百官普議光庭以唐符命表著天下久矣不可改罷之瑤舊唐作搖

撰續春秋經傳上奏罷

議金德上賞花預宴國朝淳化三年以右一作左司諫韓國華左正言潘太初襄王府翊善起居郎夏侯嶠越王府記室參軍左司諫宋泌並兼直昭文館國華太初為三司判官因對自陳雖諫官省職不得從遊宴故並有是命告謝之日適值後苑賞花便令預宴皆出特恩也舊例三司帶職者不兼直館至是國華等皆以判官兼充之從新制也

總史官

尚書酒誥太史友內史友太史內史掌國典法所賓友者

韓詩外傳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太史也

毛詩序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

周禮春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 內史 外史

禮記曲禮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史

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春秋元命苞詘中挟而起者為史史之言記也天度之

法以此起也

大戴禮太子既冠成人免於師傅則有司過之史

前漢藝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

行昭法式也

又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記事也

又孔甲盤盂篇黃帝史官

又史籀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師古曰籀音冑

漢舊儀丞周史官至武帝置太史公司馬遷父談世為太史遷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古諸侯之史記晉灼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衛宏所説多不實未可以為正

荀悅申鑒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廟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善惡

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茍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宜於令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記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帝覽而善之

晉職官志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

梁初周捨裴子野皆以他官領著作又有撰史學士亦知史書

世本沮誦蒼頡作書宋衷注曰誦頡黄帝之史

帝王世記黄帝史蒼頡取像鳥迹始作文字之篆史官之作蓋自此始記其言行策而藏之

後魏崔浩誅史官遂廢至文成帝時復置

隋文林郎二十人掌撰録文史

書法不隱左傳宣公二年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盾遂出奔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

執簡以往襄二十五年太史書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

既書矣乃選藏之名山前漢司馬遷報任安書曰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詞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云云

實録前漢遷贊曰司馬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録

遷固有良史之才後漢論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

潛精積思班彪字叔皮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録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作

後傳數十篇彪卒子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人有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獄盡取其家書固弟超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郎除蘭臺令史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莫不諷誦焉

尚書給筆札

獻帝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荀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辯多美

紀言書事

荀悅作申鑒五篇其大畧曰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廟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云云已見前荀悅申鑒下

乞黜首刖足繼成漢史

蔡邕為郎中校書東觀時妖異數見特詔問邕宜以皂囊封上邕表言小人在位依阻城社又為奸邪靈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

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為邕所裁黜者皆側目思報
遂為中常侍程璜等使人飛章言邕私事詔下尚書名
邕詰狀有詔減死一等從朔方會明年赦得還將就還
路又為五原太守王智密告邕謗訕朝廷邕慮卒不免
乃亡命江海十二年靈帝崩董卓聞邕名高辟之三日
之間周歷三臺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
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
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
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
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
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
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
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
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
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受其訕議邕遂
死獄中縉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

之事誰與正之人在位非史元語　小

十意 邕在東觀與盧植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者猶前書十志

覓千斛米作佳傳 晉陳壽除著作郎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時所重如此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云亮將畧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識者以此少之

敘事有良史之才　上

私撰齊春秋 南史文學傳吳均待詔著作累遷奉朝請先是均將著史以自名欲撰齊書求借齊起居注及羣臣行狀武帝不許遂私撰齊春秋奏之書稱帝為齊明帝佐命帝惡其實錄以其書不實使中書

舍人劉之遂詰問數十條竟支離無對勑付有楚之坐免職均有俊才又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斆之謂之吳均體

吳均體　上諱惡　沈約撰宋書多載孝武明帝諸褻黷事齊武帝遣左右語約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

撰晉書　約少時嘗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意宋泰始初征西將軍蔡興宗為啓明帝有勑許焉自此踰二十年所撰之書方就凡百餘卷條流雖舉而採綴未周永明初遇盜失第三帙

年二十有撰述之意　上

撰史學士　陳傳縡好學能述文陳文帝時為撰史學士至後立時為中書通事舍人

人君所懼　北史魏孝文帝嘗從容謂史官曰直書時事無諱國惡人君威福自己史復不書將何所懼

直書時事無諱國惡　上

立石銘　北史魏司徒崔浩及弟覽高讜節頴黃輔等共叅著作叙

成國書三十卷著作令史閔堪等素諂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遂營於天郊東三里方百步用功三百萬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咸恚忿毒相與譖浩太武帝大怒按浩誅之凡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其秘書郎史以下盡死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廁中及浩幽置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為報應之驗

可惜可哀 後魏帝紀太武帝人有犯法無所寬假雅長聽察瞬息之間下無以措其姦隱然果於誅戮後多悔之司徒崔浩死後帝北伐時宣城公李孝伯疾篤傳者以為卒帝聞而悼之謂左右曰李宣城可惜又曰朕向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褒貶雅意皆此類也

直筆東觀 北齊天保二年詔中書令兼著作郎魏收撰後魏史初帝令羣臣各

言志叔曰臣願得直筆東觀

誅史官

宣帝敕叔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早出魏書故帝使叔專其任

武誅史官

非史才

叔所引史官恐其凌逼性取其平素相依附者與之共事辛元植畦仲讓雖夙涉朝位并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業見知全不堪編輯高孝幹以左道來進修史諸人祖父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

作佳傳

初叔在齊神武時修國史得陽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休之父固為北平太守以貪贓獲罪載在魏起居注

受金

爾朱榮為賊叔納榮子金故滅其惡而增其善論云若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

著史不平

時論既言叔著史不平又宣帝詔叔于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投訴百有餘人

謗史獲罪

時有盧裴李庶皆譏議魏叔史書不直叔性急不勝其憤啟誣其欲加屠害帝大怒親自詰責裴曰臣父仕魏

位至儀同功業聞天下以不為立傳博陵崔緯仕至本部功曹吏無事迹是以外親乃為傳首以無以對戰慄而已帝先重以才不欲加罪時有王松年者亦謗史及裴庶並獲罪各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然猶以羣口沸騰敕魏史且勿施行

穢史 以撰魏史衆口諠然號為穢史

柱史記過 晉志極東一星曰柱下史主紀過古者有左右史此之象也

書事明鑒誡 魏謩詔遣中使取謩起居注欲觀之謩執奏曰自古置史官書事以明鑒誡陛下但為善事勿畏臣下書如陛下所行錯忤臣縱不書天下之人書之

螭頭記言事 文帝詔畧曰敕左右省起居貴筆硯及紙於螭頭下記言記事

起居修記事之史 職官志起居郎二人指書手二人起居郎掌起居注錄天子之言動法度以修記事之史凡記事之制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書其朔日甲乙以紀歷數典禮文物以考制度遷拜旌賞

以勸善誅伐黜免以懲惡季終則授之國史焉

史館

監修國史自此下後各分門

修撰

直館監修而下亦附此總見

勘書

編修

校勘

檢討

祗候勘書以下於此並無所附

新唐百官志史館修撰四人掌修國史貞觀三年置史館於門下省以他官兼領或卑位有才者亦以直館稱以宰相涖修撰又於中書省置秘書省内省修五代史開元二十年李

林甫以宰相監修國史建議以為中書切密之地史官記事隸門下省疏遠於是諫議大夫史館修撰尹愔奏徙於中書省天寶後他官兼史職者曰史館修撰初入為直館元和六年宰相裴垍建議登朝官領史職者為修撰以官高一人判館事未登朝皆為直館大中八年廢史館直館一員增修撰四人分掌四季貞觀初復下議正事起居郎一人執筆記録于前史官隨之

國朝從唐制史館有監修國史皆宰相兼領故事宰相兼職皆内降制處分乾德二年以趙普兼監修國史止用勅非舊典也

至道三年修太宗實録時宰相呂端雖帶監國史而不

預焉其後重修太祖實録遂名宰相呂端與錢若水等同修端罷相李沆繼成焉　四年詔修兩朝國史宰臣王旦為監修國史亦不宣制國史成旦遂領監修如故乾興元年命司徒兼侍中監修國史馮拯專切提舉監修真宗實録拯卒王欽若為相又命提舉監修　天聖五年宰臣王曾提舉監修真宗實録修兩朝史時王旦未領監修故特授詔曾已監修而無再授勅為提舉蓋一時之制也　慶歷三年呂夷簡罷相而帶監修國史

優延老臣也　九月以宰相章得象監修國史初得象止除昭文館大學士至夷簡致仕得象始領之　至和二年以宰相集賢殿大學士劉沆監修國史初除文彦博爲昭文館學士富弼監修國史弼乃在舊劉沆之上咸平四年故事吕蒙正為昭文館大學士李沆監修國史向敏中集賢殿大學士今所除蓋學士承旨揚察之誤尋帖麻改正之　嘉祐元年宰臣文彦博監修國史初除彦博為昭文館大學士上兼譯經潤文使以劉沆

為監修國史至是沇罷彥博領之　治平元年以宰臣韓琦提舉修仁宗實録　熙寧元年以宰臣曾公亮提舉修英宗實録　十年以宰臣吳充監修仁宗英宗兩朝國史餘更見集賢院

退朝録唐制宰相四人首相為太清宮使次三相皆帶館職弘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集賢殿大學士以此為次序本朝置二相昭文修史首相領焉集賢次相領焉二館職為修史有職事而頗以昭文為重自次相遷首

相乃得之云餘並見前昭文館門

時政記

太平興國中右補闕直史館胡旦上言五代自唐以來中書樞密院皆置時政記中書即委末一作本廳宰相修撰樞密院即直學士編修每月每季送付史館憲宗嘗御延英問時政記記何事時李吉甫監修國史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館之實録也古者左史記言今起居舍人是右史記事今起居郎是永徽中宰相姚璹監修國史造膝之言或不下聞因請隨奏對而記於仗下以授於史官今時政記是也上曰聞或不修何也曰面奉德音未及施行總為機密故不可書以送史館其間有謀議出於臣下者又不可自書以付史官及已行者制令昭然天下皆得聞知即史官之記不待書以授也且臣觀時政記者姚璹修之於長壽及璹罷而事寢賈躭抗又修之於貞元及躭抗罷而事廢然則關時政化者不虛美不隱惡謂之良史　開寶

七年史館修撰判館事扈蒙言竊見唐文宗時每開延英名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執筆螭頭以記時政故文宗一朝實録文字稍備後唐明宗時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院直學士輪修日歷旋送史館近朝以來此事都廢每季雖有内廷日歷樞密院録送史館然其中所記不過對見辭謝而已帝王言動莫得而書蓋宰相以漏洩為虞無由盡說史官以疎遠是隔何由得聞欲望今後凡事經聖斷可書簡策者並委宰臣及參知政事每日輪知抄録送付史館以憑修撰日歷從之仍命參知政事盧多遜録其事多遜受詔而未嘗成書今史館書目有是年時政記草一卷後亦失之太平興國八年李昉言所修撰時政記每月先以奏御後付所司從之雖有時政記之名但題云送史館事件昉未幾拜相仍舊編録又蘇易簡為參知政事始令代之自是中書皆參知政事一員編録惟呂蒙正嘗以宰相領其事後或參知政事兩員録之至景德元年始題云

時政事　端拱以後樞密院事皆送中書同修為一書而授史官焉皆副使或知院一二員同掌之大中祥符五年詔樞密院所修時政記日送史館先是樞密院日錄送中書及王欽若陳堯叟始乞别撰不關中書當直送史館

日歷　按此條無注語疑有闕文

監修國史

總監　北齊詔魏收撰魏史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書名而已

三長　唐劉子玄掌知國史首尾二十餘年多所撰述甚為當時所稱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子玄曰自古以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

在家修史　李元紘為相先是左庶子吳兢舊任史官撰唐書一百卷唐春秋三十卷其書未成以丁憂罷職至是上書續終其餘功有詔特令就集賢院

修成其書及張說致仕又令在家修史元紘奏曰國史者記人君善惡國政損益一字褒貶千載稱之且太宗別置史館於禁中所以重其職而秘其事也望勅說等就史館參詳撰録詔從之

荀袁政駿

劉子玄本名知幾景龍初轉太子中允依舊修國史時侍中韋巨源紀處納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並監修國史知幾以監修者多甚為國史之弊於是求罷史任奏記于至忠曰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衆功方云紀筆惟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而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然以為可焚張蔡二子紀之于當代傅范兩家嗤之于後葉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為荀袁家自稱為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云云

抱國史藏於南山

韋述居史職二十年嗜學著書手不釋卷及祿山之亂兩

京陷賊玄宗幸蜀述抱國史藏于南山述陷于賊庭流於渝州而卒後蕭直上疏理述于倉皇之際能存國史乃贈左散騎常侍

撰姓族系録

柳沖景龍中累遷左散騎常侍國史初貞觀中太宗命學者撰氏族志百卷以勲別士庶至是向百年而諸姓互有興替沖乃上表請改修世族至先天初沖始與侍中魏知古中書侍郎陸象先及徐堅劉子玄吳兢等撰成姓族系録二百卷奏上

對都咸陽幾君開

昆明池何年

許敬宗拜侍中監修國史高宗常幸故長安城按驛裴回視古區處問侍臣秦漢以來幾君都此敬宗曰秦居咸陽漢惠帝始城之其後符堅姚萇宇文周居之帝復問漢武開昆明池實何年對曰元狩三年將伐昆明實為此池以肄戰士帝乃詔與弘文學士討論古宮室故區其條以聞

對地震

張行成見侍中門

獻太祖記

淳化二年翰林學士張洎等獻重修太祖記一卷以朱墨雜書凡係

聖問及史官採摭之事即朱以別之南宮事迹咸平元年昭宣使王延德上太宗南宮事迹三卷付修實錄院上太宗實錄工部侍郎集賢殿學士錢若水等上所修太宗實錄八十卷上親覽涕泗命若水等坐從容勞問時若水判集賢院因用院印史館無所預繞九月而畢上甚歎其速以書入禁中再修太祖實錄上命重修太祖實錄錢若水再表陳讓復求對便殿懇辭上曰以卿前修太宗實錄五十卷備而太祖朝事多所漏落故再命卿修撰無至固讓上重修太祖實錄以刑部侍郎知制誥王禹偁起居舍人直昭文館李宗諤右司監直史館梁顥右正言直集賢院趙安仁等同修太祖實錄從呂端錢若水之請二年六月修國史戶部侍郎平章事李沆等上重修太祖實錄五十卷并事目二卷上覽之稱善謂沆等曰向來史臣不能詳盡聞張洎修國史止成一卷今茲可謂詳備矣仍賜詔褒諭

史館修撰

唐百官志史館修撰四人見史館門

國朝從唐制史館有修撰以它官領取最上一員判館事　故事史館每月撰日歷皆判館與修撰官直館官分季撰録藏於本館國初循舊制皆修撰官分修纂後止修撰官及判館撰次焉　太平興國中直史館趙隣幾吕蒙正范杲皆魯修撰自後以直館員多遂止修撰官編纂　淳化四年翰林學士宋湜上帯修國史亦嘗

修日歷　大中祥符二年以刑部郎中高紳為史館修撰紳即樞密使王欽若所引不令修纂止命權判吏部銓未幾紳表外郡尋授直昭文館自是領修撰者須兩省五品以上方掌修撰　天聖元年石中立以戶部郎中充史館修撰有司引紳例亦不修日歷　皇祐三年詔新知亳州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給事中宋祁授集賢殿修撰以故事史館修撰不分外領故易之也仍就任刊定新編修唐史

秉筆史館 唐李翺字習之元和初轉史館修撰翺以史館記事不實奏狀曰臣謬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為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記聖朝功德述忠賢事業載奸臣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無由得知舊例皆訪於人又取行狀謚議以為一據今之作行狀者多是其門生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此不惟處其心不實苟欲虛美於虛愚之地耳蓋為文者又非游夏遷雄之例務于華而忘其實溺于文而棄其理故為文則大乖六經之古風紀事則非史遷之實録臣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實直載事功假如作魏徵傳但紀其諫諍之辭足以為正直段秀實但紀其倒用司農印以追逆兵以象笏擊朱泚足以為忠烈若考功視行狀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則考功下太常牒史館然後定論伏乞以臣此奏下考功從之

誣桑魏公白金之數 五代周賈緯充史館修撰以筆削為己任然而褒貶

之際憎愛任情晉相桑維翰執政日薄緯之為人不甚見禮緯深銜之及叙維翰傳稱維翰身沒之後有白金八千鋌他物稱是翰林學士徐台符緯邑人也與緯相善謂緯曰竊聞吾友叙桑魏公白金之數不亦多乎但以十目所覩不可厚誣緯不得已改為白金數百鋌緯長於記註應用文章未能過人而議論剛強儕類不平目之為貫鐵嘴

貫鐵嘴

上有良史之材

國朝淳化元年以右司諫梁周翰為史館修撰從翰林學士宋白等薦其有良史之材也

置之館殿正得其宜

二年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楊徽之次對上言方今之士雖多而通經者尠有願精選五經博士增其員數各專業以教冑子此風化之本上顧謂宰相曰徽之操履無玷真儒雅之士出理州郡非其所長置之館殿正得其宜

善惡必書

四年太宗問宰臣今館中修撰是誰參知政事蘇易簡對曰楊徽之張秘梁周翰帝曰史才甚難在乎善惡必

書務摭實而去憎愛斯為良史矣

務摭實而去憎愛上實錄中多有漏

略

五年四月以吏部侍郎兼秘書監李至翰林學士中書侍郎（一作舍人）張泊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張秘范杲同修國史先是上語宰相曰太祖朝事耳目相接今實錄中多有漏畧可集史官重加修撰蘇易簡對曰近代李學士扈蒙修史蒙性選懦逼於權勢多所諱避甚非直筆上曰史官之職固在善惡必書無所隱諱昔唐玄宗欲焚武后史左史以為不可欲後代以為鑒戒爾因言及太祖受命之際固非謀慮所及自昔受禪者如曹操司馬仲達皆數十年窺伺神器先邀九錫至於易世方有傳禪之事太祖之事周朝也盡力王室中外所知至於大寶非有意也無何邊吏言契丹侵軼太祖方醉卧傳舍中朕與趙普李處耘並在左右無何衆情洶洶擐甲露刃者雲集請登天位以副人望此蓋歷數所鍾且非人力能致也當時之事史冊有所闕宜令至等數人

重加綴集踈俊卞急真宗至道三年以工部郎中史館
故有是命修撰梁周翰為駕部郎中修撰如
故周翰素有才名而踈俊卞急臨事過于嚴恭以是不為
時用殆三十年上在東宮嘗求其文以觀之嘗加賞歎
詞多溢美𦙍工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胡旦為安遠
軍節度行軍司馬旦草行度詞頗恣胸臆多
所溢美語復上書自陳以直昭文館李若拙為史館修
訕上故也撰若拙上書自陳乃命學士院
試制誥三道白衣充修撰丁謂初與孫何齊名翰林學
因有是命士王禹偁延譽于帝曰謂與
何可使白衣充修撰由此聲名籍甚禹偁嘗與詩曰三
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而今便合教修史二
子之才修撰仁宗實錄英宗嘉祐八年十二月以翰林
似六經學士王珪賈黯范鎮修撰仁宗
實錄集賢校理知亳州宋敏求尚書祠部員外郎直秘
閣呂夏卿太常丞子一作太中允秘閣校理韓維兼充實錄院

檢討官入內侍省都知任守中管勾實錄院治平元
年二月以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韓琦提舉修撰仁宗實錄治平
三年翰林學士馮京提舉之

赴院修撰

治平元年權御史中丞賈
黯奏以實錄纂就臺修撰有議事即三五
日一就赴院上詔令五日一就赴院修撰

秉直筆成大典

范杲知壽州上言家世史官願得秉
直筆成國史大典召為史館修撰

直史館

唐百官志 見史館

國朝雍熙五年以殿中侍御史柴成務為戶部員外郎
直史館監察御史宋鎬為右拾遺直史館館職無帶臺

官者皆換之

敘事簡要唐吳兢博通經史魏元忠朱敬則深器重之及居輔相薦兢有史才堪居近侍因令直史館居職殆三十年敘事簡要人同稱之

文詞雅正天下推之國朝吳育字春卿天聖中登進士甲科又應賢良方正策入高等授著作郎直史館文詞雅正天下推之秘閣下試六論晏元獻曰以六論分為六州當為六州解元其分為時賢推重如此

上祥符超古頌祥符三年直史館陳靖上祥符超古頌因對言今三館學士皆年少俊邁恐見而貽誚上謂宰臣曰自古為之風格隨時而變今之詞人志尚體要有古雅之風王旦曰館閣中英翹所聚雖有聲稱者亦罕能之

史館勘書

史館編修

國朝太平興國八年七月以新及第進士吳鉉為大理評事史館勘書　八月以國子監主簿楊文舉為國子監丞史館編修

神情沖澹刻意篇什國朝天聖中修國史王安簡謝陽夏李邯鄲黃唐卿為編修官安簡神情沖澹唐卿刻意篇什謝嘗戲為句曰王貌閒如鶴黃吟苦似猿

史館校勘

史館檢討

國朝雍熙四年以著作佐郎宋炎為史館校勘　淳化二年以殿中丞郭延澤太子右贊善大夫董元亨並為

史館檢討 至和二年詔今後檢討更不得舉試館職

對義如旨國朝郭延澤等以門蔭好學帝聞其名詔宰臣問以經史大義對皆如旨

史館祇候

國朝太平興國三年以趙州隆平縣主簿王著為衛尉寺丞史館祇候著善史書小學至是帝以字書訛舛欲令學士刪定少能通者左右或薦著故令隸史館且俾刊正切韻遂有是命

集賢院唐開元十三年始置增入

新唐百官志集賢殿書院學士直學士修撰官掌刊緝經籍凡圖書遺逸賢才隱滞則承旨以求之謀慮可施於時著述可行於世者考其學術以聞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經籍月終則進課於内歲終則考最於外開元五年乾元殿寫四部書置乾元院使有刊正官四人以一人判事押院中使一人掌出入宣奏領中官監守院門知書官八人分掌四庫書六年乾元院更號麗正修書院置使及檢校官改修書官為麗正殿直學士八年加文學直又加修撰校理刊正校勘官十一年置麗正院修書學士光順門外亦置書院十二年東都明福門外亦置麗正書院十三年改麗正修書院為集賢殿書院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宰相一人為學士

知院事常侍一人為副知院事又置判院一人押院中使一人玄宗嘗選耆儒日一人侍讀以質史籍疑義至是置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讀直學士其後又增修撰官校理官待制官留院官知檢討官文學直之員募能書者為書直及寫御書人其後亦以前資常選三衛散官五品以上子孫為之又置畫直十九年以書直畫直揚書有官者為直院至德二年置大學士員貞元初置編録官四年罷大學士八年罷校理置校書四人正字二人元和二年復置集賢校理罷校書正字四年集賢御書院學士直學士皆用五品如開元故事以學士一人年高者判院事惟登朝官者為校理餘皆罷初太宗即位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門下兩省以備訪問永徽中命弘文館學士一人日待制于武德殿西門文明元年詔京官五品以上更直日一人待制于章善明福門先天末又命朝集使六品以上二人隨仗待制永泰時勳臣罷節制無職事皆待制于集賢門凡十三人崔

祐甫為相建議文官一品以上更置待制其後著令正衙待制官日二人

校書四人正九品下正字二人從九品上

常述集賢記注開元五年始有制于東京乾元殿之東廊排寫四庫書右散騎常侍崇文館學士舒國公褚無量充使檢校　六年制令中書門下及文武百官入乾元殿就東廊觀書其冬車駕入京其乾元殿書籍始令於京大内東宫之麗正殿安置秘書官並為修書學士麗正殿檢校官以麗正殿直學士為名　八年褚常侍

代知麗正殿事始取秘書學士入麗正校勘通前二十人自此秘書事罷兩處學士合而為一　十年春車駕幸東都始移書院於明福門外中書省之北仍以麗正為名九月詔張燕公都知麗正殿修書　十一年春車駕北巡便祠后土歸京師始於大明宮光順門外創造書院依舊謂之麗正書院　十二年冬車駕入都始於明福門外別置院亦以麗正書院為號　十三年詔改集仙殿為集賢殿改麗正書院為集賢書院以中書令

張說右散騎常侍徐堅並為集賢學士說知院事自餘並以舊官為學士及侍講學士等集賢院學士之名始於此矣　十九年二月詔中書令蕭嵩為集賢院學士知院事修國史三月詔桂州刺史張九齡為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原缺二十一字京大明宮集賢院在光順門水大街之西南隣命婦院北接宮垣東隅街則諸王待制院東史館西即將作監內作木場院內東西八十步南北六十九步中院中廳三間六架知院學士所

居堂東序開閤曲入小院內廳三間四架廳西軒廊三間接書閣廳西四部書閣及紙筆雜庫十間六架東廊七間四架諸學士等分居之東北院小堂三間五架兩廈北院北行十間十架屋西學士廚院西行三間兩廈東行兩間偏康音刺偏康舍也篇訓云下屋也西院西行二十間四架東行十間四架院北面書手廚屋六間兩廈院內有雜果百餘株外西院自中間而西長廊道北十間道北南六間院內正屋三間四架一行師所居院中有仰觀臺

即一行占候之所院北有小園一所　興慶宮集賢院
在和風門橫街之南東隅水巷隣中書省西接上舍內
局南隅巷即弘文館北街殿中省繖扇院并有廊後官
厨院內東西二十三步南北三十三步知院事學士正
廳五間五架廳東俠室兩間三架判院學士居之東行
四間五架學士居之西行四間五架院內雜庫及內史
居之南行十間兩椽分為厨庫及書抄寫食所院內雜
樹十餘株兼有假山叢竹清涼蔭映中門之外道西步

廊兩門門前東西有長廊即是中書西和風門每日初曉宰相入省及仗下後百寮有向中書就執政諮決事者皆由于此華清宮集賢院在宮北横街之南隣羽林仗院北隔街金吾湯院東接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宅西隣衛尉寺院内東西四十八步南北五十步當中知院學士正廳三間五架東廳三間四架内史居之西廳三間四架學士分居之東廳之北東行三間四架西廳之北東行三間四架北行九間兩廈中門一間門西屛内精舍徘徊一門東院北行三間兩廈東行三間兩廈東西

兩院隅南北長院出當大門　東京集賢院在明福門外大街之西院東隅街對武成宮院西又有南北街街西則史館及尚食局南隣中書省北接宮城院内東西四十一步南北五十八步書堂東向五間六架東院東行偶書廊十五間南行五架書堂之南侠室三間五架書堂之北侠室三間五架北行徘徊兩間四厦院庭當中徘徊亭一間四厦南院西廳三間四架東行五間南行四間兩厦當書院大門永巷南正堂北向三間兩厦

西院南行四間兩廈北行五間四架西行八間院庭當中有緋徊精舍四面步廊周廻南向開門兼有禪坐小堂一間精舍院内又軒廊接學士所居之室書院大門之外有水渠一道北從崇賢門南流至此 開元十九年冬駕發京時集賢院四庫書摠八萬九十卷 經庫一萬三千七百五十三 史庫二萬六千八百二十 子庫二萬一千五百四十八 集庫一萬七千九百六十九 其中雜有梁陳周及隋代古書 梁代有大通大同年所寫書卷

末有校書沈長文孟寶榮署記　陳代有大建至德年所寫書卷樵端胡琛李典戚邕虞綜等校皆用短幅黃牒紙文字拙惡書尾者名徵位卑多不審定　齊周書紙墨亦劣或用後魏時字自反為歸文子為字欠畫加點應三反四又無當時名輩書記　隋代舊書最為麗好率用廣陵麻紙繕寫皆代蕭子雲書書體研妙可愛有秘書郎柳調崔君儒明餘慶竇威長孫威德等署紀學士孔德紹彭季彰李文博袁公直等勘校青赤二色琉璃軸五色綺帶織竹帙紫玄黃表上織成有御正御副等字但年歲漸久紙色稍黑赤軸變為黃矣　貞觀永徽麟德乾封總庫咸亨舊本置院之後新寫書又多於前皆分別部類裝飾華麗經庫用白牙木書軸赤黃暈帶史庫用碧牙木書軸青暈帶子庫用紫檀木書軸紫暈帶集庫用綠牙木書軸緋暈帶圖書用紫檀木書大軸綠暈交心帶　籤帙

經庫用黃牙錦花織竹書帙籤史庫紅暈錦花織竹帙綠碧牙籤子庫緋暈錦花織竹帙子白牙籤　又有紅色綠牙軸裝集庫缺本書白牙黃花軸綠裝經庫副本其書帙悉以紫軸綾綠草綠方丈綾為裏又兼有隋代青黃二色琉璃軸貞觀時紫白二檀木軸或亨年平頭漆書軸紫檀雲花軸紫檀忤頭軸白檀通身軸仰心軸軸一十七種帶則兼有紅色紫綠紺素縫帛五色凡十八種朱蠟染架皆以油帕覆之每朝去帕拂塵燦然錦繡奪人目矣

天寶三載　經庫七千七百七十六卷　史庫一萬四千八百五十九卷　子庫一萬六千二百八十七卷　集庫一萬五千七百二十二卷　至十四載四庫續寫又一萬六千八百三十二卷學士掌分局

押書課及承旨修撰檢事屬文及勘校四庫書隨事分
知亦無定準初院奏置四人充賓客為使加滿二十人
其後或遷或罷又有別勑召入數既不常竟無員額知
院學士及副相承致敬如諸司長官之例自餘亦約品
秩年齒為前後雖職位殊絶然皆抗禮相接無貴賤之
隔俸祿各依本官請受俸外每月太府給紙筆錢同弘
文館學士及修史官例
國朝興國三年詔三館新修書院宜為崇文院　按六

典武德中始置修文館隸門下省貞觀中建史館於禁中專掌國史至開元五年乾元殿東廊寫四部書置刋定官七年以麗正殿為修書院置使十三年召學士張說等宴於集仙殿於是改殿為集賢即麗正殿也以修書所為集賢殿書院三館之名肇於此矣自是集賢昭文置大學士史館置監修國史皆以宰相兼領又置學士直學士修撰直史館校理之職亦以它官領之其昭文隸門下省史館寓於集賢尚未合為一梁遷都于汴

舊制未備至貞明中始以令右長慶門東北小屋十數間為三館即後廢西館是也湫隘卑庳僅庇風雨周廬徼道出於其旁衛士騶卒朝夕喧雜每受詔有所撰述即移於他所以成之迄乎太祖朝以經營四方未暇改作及上即位因幸故館歷覽舊址顧左右曰若此之陋豈所以待天下之賢俊耶是日詔有司度左昇龍門東北地為三館命中書舍人（前命內侍）督工徒晨夜兼作其棟宇之制皆上所親授焉自舉役車駕凡再臨幸至是功

畢輪奐壯麗冠于內庭近世鮮比又詔敞園圃雜植花木引溝水以灌溉之於西序啓便門以備行幸於是盡遷西館之書分於兩廊貯焉東廊為昭文書庫南廊為集賢書庫西廊凡四庫分經史子集四部為史館書庫初乾德中平蜀得書一萬三千卷開寶中平吳又得書三萬卷參以舊書為八萬卷凡六庫書皆以類相從用雕木為架以青綾帕幕之簡策之府翕然一變矣　淳化元年以太子中允和嶸直集賢院先是集賢有大學

士直學士修撰校理之職至是置直院從新制也國朝會要集賢舊無直院之名惟江南李氏嘗以朝士任之至是始置從新制也

元祐官品令集賢殿修撰正六品

筆談集賢院記開元故事校書官許稱學士今三館職事皆稱學士用開元故事也

紹聖二年四月二日勑改直集賢院爲直秘閣集賢院學士爲集賢殿修撰見帶人並改正

大學士

學士

學士加大 唐李泌為相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泌建言學士加大乃中宗時及張說為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引泌為讓而止

月蝕東壁大臣有憂 貞元四年八月月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燕國公張說由是以亡又可免乎明年果卒

崇寵大臣 集賢記注上欲以張燕公為大學士辭曰學士無大稱中宗欲以崇寵大臣修文館乃有大學士之名如臣未學動皆陛下規模豈敢以大為稱辭再三從之

辭不敢以大為稱

上侍講周易 開元十一年詔學士侯行果等每日侍講周易及莊子老子

隔日講易 其後皇太子奏請讀周易上謂人曰吾更選一明易而有名行亦無出於侯行果者又令行果隔日為皇太子講易

讌飲賦詩 時又頻賜酒饌學士等讌飲為樂前後賦詩奏上凡數百首時院內

既有宰臣及侍讀屢承恩渥賜以甘瓜綠李及四方珍異燕公詩曰東壁圖書府西園翰墨林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當時詞人稱為尤美前後令趙冬曦張九齡咸廣業常述為詩序學士等賦詩編成篇軸以進上上每嘉賞為賜錢充食本又賜錢一千貫文以充食本時院內供擬稍厚中書舍人陸堅亦充翰林供奉每日入院堅以學士或非其人而所司祇供優厚將為靡費嘗謂人曰此何益國家空致如此費損將建議請一切罷之燕公明之曰吾聞自古帝王功成理定則有奢縱之失或造池臺或耽聲色豈如今日聖上崇儒重道親自講誦刊校圖書詳延學者今日之舉是聖主也禮樂之司永代楷模不易之道也所費者細所益者大陸子之言未為達也上聞其言堅之恩眷漸減初也

因獻詩賜贊褒美張燕公等因獻賦詩上各賜贊以褒美之勅曰得所進詩甚有佳妙風雅之道斯為可觀並據才能略為贊述具如别紙宜各

領之上自以五色牋八分書之賁付院散　付學士　張說
德重和鼎功踰濟川詞林秀逸翰苑光鮮　徐堅校史天
祿論經上庠華詞究麗雄辯抑揚　賀知章禮樂之司文
章之苑學優藝博才高思遠　趙冬曦白簡端嚴青史良
直清詞雅韻博覽强識　康子元才識清遠言談幽祕四
科文學六書仁義　侯行果洪鐘佇叩明鏡不疲蒐象繫
象動中威儀　常述職參山甫業纂玄成六藝述作四始
飛英　敬會真名乃會真迹惟契道樞衣講習臨筵振藻
趙玄默才比丘明學兼儒墨叙述微婉講論道德　東
方顥地遊天祿門嗣滑稽三冬足用六藝斯齊　李子釗
干木流度指樹貽芳諷諫遺闕啟發篇章　呂向族茂飛
熊才方班馬考理篇籍抑揚風雅　毋煚(音古迴切廟諱)軒轅之
任諫諍之職聞詩聞禮有才有識　陸去泰才光於晉價
重於張州縣斯屈文翰尤長　咸廙業郁郁高文英英博
識持我行憲式是諒直　余欽文章兩瞻才術兼美思在
窮經專學舊史　孫季良蓬山之秀芸閣之英雄詞卓傑

雅思縱橫　尋勅善寫真人貌學士等欲畫像書贊於含象亭屬車駕東行竟不果

酒酣賦詩　十三年三月因奏封禪儀注勅學士等賜宴於集仙殿上制詩序羣臣賦詩上于坐上口詔改為集賢殿時預宴者宰臣源侍中乾曜張燕公學士徐堅賀知章康子元趙冬曦侯行果敬會真趙玄默韋述李子釗陸去泰呂向咸廙業毋煚余欽孫季良馮朝隱等時新進櫻桃上令遍於席上散布各令諸官拾取之飲以醇醪清酤之酒酒酣簾内出彩牋令燕公賦宮韻羣臣賦詩并出彩羅令擲雙六頭子得重彩者分之宴訖錫銀盤雜彩有差

文儒美稱　褚常侍奏以學士為稱相承並即入御張燕公嘗謂人曰學士者文儒之美稱皆須詔勅特授豈合因循自名至是承恩然後列名詔後時賀知章從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兼授學士一日併謝訖謁宰臣源侍中曰賀公文著盛名今日一時加二榮命並為學士之光輝雖然學士與侍郎二者孰為美燕公曰侍郎自皇朝以

来為衣冠之華選自非履歷清要望實具美者無以居之雖然終是具員之吏又非往賢所慕學士者懷先王之道為縉紳軌儀繿揚班之彩兼游夏之文一時加二學始可以處之無愧二美之中此為愈也

榮命為縉紳軌儀上去幕上牓十四年駕至東都百官
於天津橋南酺宴集賢

院幕次在中書門下次尚書省之上時燕公欲尊崇儒學令檢校御史及衛尉依張說集賢院官設大牓懸於幕上徐常侍晨入遂令去之謂諸學士曰君子欲晦其美不欲多上人也書院權制非百司之列徒以朝廷尚儒宰相為使遂得列於諸司之上當自挹退不宜光耀以損儒風及百僚列坐郎官竊議不伏角觝既動郎中員外盡来入院幕下學士頻失其位次

擅一時文詞之美十六年張燕公
拜右丞相依舊

學士知院事燕公與徐常侍聖歷年同為珠英學士每相推重至是舊學士死亡並盡唯二人在燕公嘗手寫

同時諸人名與觀之悲歡良久徐曰諸公昔年皆擅一時文詞之美敢問孰為先後燕公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皆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之文如孤峯絶岸壁立萬仭叢雲鬱興震電俱發電一作雷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則為駭矣閻朝隱之文如麗服靚粧衣之綺繡燕歌趙舞觀者忘憂然類之雅頌則為罪矣徐又曰今之後進文詞孰賢公曰韓休之文如太羹玄酒雖雅有典則而薄于滋味許景先之文如豐肌膩理雖濃華可愛而乏于風骨張九齡之文如輕縑素練雖濟時適用而窘于邊幅王翰之文如瓊杯玉斝雖炫然可觀一作冷而多玷闕若數子者各能箴其所闕濟其所長亦一時之秀可繼于前賢爾

三殿侍講學士劉希烈等駕發東都北巡祭太行山至福於三殿侍講行宮侍講喜須召學士舍人陳希烈等於行宮侍講

十九年張九齡起復中書侍郎同賜衣兩襲專揔院務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院學士副

知院事時雜御副使居相位專揔院務

素儒緩無吏幹 烏利貞開元八年補修書直學士其年因選授濟川山莊令自講出院素儒緩無吏幹到任無幾為吏人所訴遂免官

上表請歸鄉里榮之 賀知章拜集賢院學士後以年老上表請度為道士歸鄉里詔許之上親製詩序令所司供帳百司餞送賦詩序別仍拜其子典設郎曾子為朝散大夫本郡會稽司馬以申侍養知章時以羸疾昏耄轝而往到會稽無幾老終鄉里榮之舊史單名曾無子字

稽古之力 王迴質開元十年拜集賢院學士仍侍讀迴質山東宿儒褐布詔拜既入侍讀仍令侍皇太子讀書及壽王通孝經賜迴質束帛酒饌及床褥衣被等令迴質坐床上坐側羅列所賜物金吾奉歸其家里巷觀者如牆家人迎門歡譟皆歎曰稽古之力信不虛也

父子相次為學士 徐嶠授集賢院直學士即散騎常侍堅之子父子相次為學士十

八學士 唐張說前後三入相三十餘年掌文學之任為儒臣宗上嘗為文引于禁中令說視草說亦善用已長引文儒侍從之臣以左右王化天子始以經術之道開集賢院殿置十八學士以修太宗之政當時紹文之士始尚古風之好文自說始也

上

修開元禮 玄宗二十年秋召集賢院學士等修大唐開元禮一百五十卷

集賢有人 貞元中集賢學士甚衆會召問神策軍建置之由相府討求不知所出諸學士悉不能對乃訪于蔣義義徵引根源事甚詳悉宰臣高郢鄭珣瑜相顧曰集賢有人矣翌日詔兼判集賢院事義祖瓌開元中弘文館學士父將明集賢殿學士父子代為學士儒者榮之

父子代為學士

上

集賢院是吾家 九國志南唐徐鍇為虞部員外郎專掌集賢院由此鋭意羣籍不復問家事嘗言集賢院即是吾家指所居曰此寄宿之所耳

特授學士以就全給 國朝皇祐

四年知沙州資政殿學士吳育以疾乞盡落學士職只守本官權領西京留司御史臺仁宗曰聞吳育以力學損心以成此疾且吳育文行方為人之師表比欲召歸講習以備顧問而亟有此請且待從之又曰若止守本官則俸入差減可特授一集賢院學士以就全給宰臣等對曰陛下知育之深待育之厚亦足厲孤陋澆浮之輩天下聞之孰不知勸

修撰 沿革見上

撰南宮故事 集賢注記開元十九年盧若虛遷右補闕入院修撰若虛博綜墳史尤明族姓撰南宮故事三千卷 經七年罷 十九年洪孝昌以前荊州江陵主簿入院修撰在任九經七年修撰而罷焉

參議修老子疏 二十年崔沔以左散騎常侍入院修撰奉勅與道士趙仙甫王虛貞并諸

學士參議修老子疏

奏記詞理明白

國朝李昉以右拾遺集賢殿修撰周顯德中宰相李穀帥師征淮南表昉為記室世宗每覽軍中奏記愛其詞理明白多稱善問誰為之左右以昉對明年還擢為主客員外郎知制誥充集賢殿直學士

冠綸閣之首

王旦以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銓考課院屬妻父趙昌言叅知政事旦以官屬避嫌引唐獨孤郁權德輿故事辭職即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出征蜀機務日多以旦復知制誥依前修撰仍判院事而賜金紫令冠綸閣之首

直集賢院

暴卒院中

集賢記注天寶二年樊端應高道不仕試拜家令丞同正直集賢院暴卒院中

詞理精當有老成之風

國朝至道元年翰林學士及三館學士以上新增琴絃院各獻歌詩賦頌

上謂宰相曰近日朝廷文物甚盛羣臣所獻朕一一覽之校其工拙唯李宗諤趙安仁楊億詞理精當有老成之風可召至中書獎諭入曰吴淑安德裕胡旦或詞彩古雅或學問優博又其次也乙未以李宗諤為太常博士依前直昭文館趙安仁為太常丞依前直集賢院楊億賜緋魚袋賞之也

宫府牋奏多其撰述

三年著作佐郎直集賢院楊億為左正言依前充直億幼善屬文故太宗尤所寵待上嘉其俊敏宫府牋奏多其撰述故行慶之際首加獎拔

前進士

集賢記注衛包以前鄉貢進士直院其年授内黄簿

集賢校理 待制附

習藝館内

集賢記注劉光謙開元二十九年以習藝館内入院校理

常選

二十年史惟則以吏部當選入内院待制仍校理

試文章

徐閳二十一年以武功選人上博聞奇要二十卷試文章及第

留院校理

白衣上書 天寶九年先朝以白衣上書試經及第拜右威衛倉曹集賢待制是歲薛須以白衣上書試經及第拜左驍衛冑曹集賢待制

父子相次入院 十三年竇叔展以宜壽封一作尉遷左拾遺入院待制尋李叔展則中書舍人華之子父子相次入院

獻詩預會 國朝淳化元年詔自今遊宴宣召直館其集賢秘閣校理並令預會先是帝宴于後苑三館學士預李宗諤任集賢校理閣門吏拒之不得入宗諤獻詩述其事故有是命直館修撰校理之職名數雖異職務畧同閣門拒校理不得預宴吏失之也

秘閣

直秘閣

秘閣校理 典書楷書寫御書

勾當三館秘閣公事 又置館閣編定書籍官 以上並附見

國朝端拱元年五月置秘閣於崇文院中堂　按六典秘書省中外三閣掌典圖書古今文字皆在禁中兩漢或從金馬門外歷代不常其處唐季亂離中原多故百王之書蕩盡蘭臺延閣空存名號　太宗崇尚儒術屢下詔購求羣書至是乃以史館之北堂建秘閣仍送三館書萬卷以實其中是月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始建直閣校理之職又詔史館盡取天文占候讖緯方術等書五千一十二卷并内出古畫墨跡百一十四軸

悉藏之閣上至等言請與三館並列於是詔令秘閣宜次三館其秘書省依舊屬京百司　三年八月以增修秘閣成帝作新修秘閣賛以賜近臣宰相李昉等請刻石閣下李至上表引顏真卿請肅宗題放生池碑額及賜易簡乞飛白玉堂之署為比願賜新額以光秘府後數日賜宴閣下遣中使齎御飛白書秘閣二字以賜之

九月幸新秘閣帝登閣觀羣書齊整喜形于色謂侍臣曰喪亂以来經籍散失周孔之教將墜於地朕即位

之後多方收拾抄寫購募今方及數萬卷千古治亂之道並在其中矣即召侍臣賜坐命酒仍召三館學士預坐日晚還宮顧昭宣使王繼恩曰爾可召傅潛戴興令至閣下恣觀書籍給御酒與諸將飲宴潛等皆典禁兵帝欲其知文儒之盛故也　十月李至以御書千字文於御製祕閣贊碑陰模勒上石帝曰千字文偶然閑寫因令勒石李至更欲鐫勒且非垂世立教之文孝經一書乃百行之本朕當親書寫勒在碑陰可也

端拱元年五月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及提舉一作轄秘閣供御圖書直史館宋泌兼直秘閣史館檢討杜鎬充校理　八月命内品裴愈監秘閣圖書是月秘閣言見管供御書籍及點檢抄寫封鎖庫門出納公事今乞兼委直閣宋泌校理杜鎬與裴愈同共勾當今後直閣校理及監修圖書官内有差出即令遞相交割其閣常以最上一員相承勾當永為定式從之自後直閣校理皆如此制咸平後入者始不領事務

咸平初詔奉太宗聖容二本洎御集藏于閣上　景德
四年分內藏西庫地以廣秘閣
大中祥符中詔以祕書監楊億判祕閣事自後五品以上
官不兼監者止云判閣其祕書省事亦掌焉
端拱二年置典書楷書各五人寫御書十人其後減典
書二人又增楷書三人別置裝裁匠十二人
天禧五年始命內殿崇班皇甫繼明同勾當三館祕閣
公事先是劉崇超在館止云監三館書籍祕閣圖書崇

超與王欽若厚善丁謂為相惡之遂引繼明與崇超同掌因為同管勾當公事內臣與大學士同職時論非之

天聖五年詔監三館祕閣自今依舊例只置一員

嘉祐四年置館閣編定書籍官

紹聖四年四月二日勅直集賢院改為直祕閣集賢校理

召試稱旨端拱元年以殿中丞夏侯嘉正為右正言直史館兼直祕閣嘉正嘗為洞庭賦為右散騎常侍徐鉉所稱由此帝知其名召試禁中稱旨特有是命浙右無館閣之職至道二年以都

官郎中黃夷簡上言浙右人無預館閣之職者因陳故吳越王僚佐嘗從王入朝辭甚懇上憐之有是命獻詩預會見集賢校理木天內諸司舍屋惟秘閣最宏壯閣下穹隆高敞相傳謂之木天

筆談館閣每夜輪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則虛其夜謂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過四至第五日即須入宿遇豁宿例於缺歷相傳謂之害肚歷

館閣校勘

國朝天聖四年置館閣校勘　五年以大理評事館閣校勘王琪簽書南京留守判官公事特令帶館閣校勘

外任校勘官未有帶外任者時晏殊辟琪特有是命

元祐四年七月館閣 缺

校勘讀書 天聖四年樞密副使尚書左丞張士遜言臣男大理評事友直幼親筆硯望令於館閣校勘詔友直且於館閣讀書自今館閣校勘更不添置

職官分紀卷十五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曹錫齡
謄錄監生臣吳濬